切問齋文鈔

卷十五之卷十八

財賦

PL
2718
U3A16
1775
V.6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五目錄

財賦一

黃[illegible]孫限田論

陳[illegible]儒役田論

靳紫垣生財裕餉第一疏

胡朏明書揚州田賦後

潘次耕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沈確士浮糧變通議

劉武仲賦役論

邱秀瑞丁役議

李[illegible]卿答[illegible]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illegible]文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五目錄

財賦一

黃震孫限田論
陳鑅儒授田論
靳紫垣生財裕餉第一疏
胡朏明書揚州田賦後
潘次畊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沈確士浮糧變通議
劉武仲賦役論
邱秀瑞丁役議
李耜卿答曾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陸稼書編審詳文

盛黼宸江北均丁說

姚弱侯丈册末議

楊自西請停丈量以甦民困疏

陳紹洙江西新城田租說上

江西新城田租說下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五

財賦一

吳江陸燿朗甫輯

限田論

黃震孫見卷第一

聖王之治天下也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所偏陂不平之患者非能設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也亦因乎時勢之所宜而善用其補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其不能有智而無愚有強而無弱者勢也智者強者常有餘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勢然也夫旣已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分則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爲智所役強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於強此雖聖人復起豈能使之均平若一哉故但使人之智者強者皆兢兢不敢

自恣而愚者亦安爲之愚弱者亦安爲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長治苟䰟䰟焉存抑彼伸此之見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之民則其勢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廢而阡陌開固亦窮變通久之勢所必至也而兼并之風遂日以盛於是董仲舒師丹諸儒建限田之議而卒不果行至元魏口分世業之法則其法較密而亦行之有效說者以爲得井田遺意而惜其後無踵而行之者嗚呼孰是說也幾何而不爲安石之周禮耶吾觀三代盛時以九職任萬民自邱陵園廛漆林而外大率盡歸於井田每夫受田百畝餘夫又別受田二十五畝宜其民之皆有以自養然其時卽有若閒民之轉移執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鰥寡孤獨廢疾之倫窮於天游惰不率教之屬窮於已至不可勝紀也是貧富之不齊固自古而已然矣况積漸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也哉凡事

處積重難返之勢而一旦欲力矯其弊未有不至於擾民者彼口分世業之法吾謂獨元魏之世可行之耳蓋北方本土廣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國從橫之後人民死亡畧盡其新附之衆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戶口復可得而數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無盈縮而人有衆寡則更一再傳而其法當亦不能無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則更有不可行者非特奪富民之田以予貧民而以爲不可也夫憫民之貧無立錐也而欲奪富民之田以予之則必人有以予之而後可也而今之大縣戶不下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其不可一也今之承事於官者率富民也徵發之令不及於小民彼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蓋有見徒隸則心惕息者矣設與以數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事彼將爲賦役所困而并不得安其耕其不可二也量人量地斟酌損益雖得良有司

竭力奉行而亦非期月所可辦其間奪者已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力役將責之何人其不可三也至於既行之後又當鉤考其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不可四也且緩急人所時有今既官爲之限則賣價之際必多窒閡而難通其弊也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之困乃愈甚其不可五也故欲以多限之如綏和之名田無過三十頃則雖稍可裁抑豪右而實無補於小民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不適足以擾民哉故夫以限田爲良法而欲行之者皆不審於時勢之說也吾謂後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務時其消長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輕徭薄賦以與民休息使富民皆得推恩於貧民而貧民亦羣知自好而恥犯法則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

必附會井田始爲仁政哉

授田論

陳馦儒名之蘭臨川人有香園集

法有可變不可變不於變之日知之變有可復不可復不於復之日知之文質異尚子丑殊建尸夏立而殷坐禮麻冕而今純此可變者也汙尊抔飲易以金罍兕觥茅茨采椽易以刻桷丹楹此變而不可復者也天下有古今常行之法不必古今常行然當其制之早自樹於不可變後世而變矣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昔者先王之馭天下也探其源而治之制爲授田法以闢萬化之門建一事而三物備焉田均而苦樂之塗不偏故天下育也法立而僥倖之路不開故天下定也民安而性情之節不亂故天下治也智愚賢不肖不可得而齊而三物者備遂人懷敦樸俗臻醇美

害可委也仁有所不忍利可專也義有所不爲蓋不待四術崇八
刑糾而早已陰養其恩愛廉恥忠信禮讓於畎畝間矣後世治民
不揣其本顧欲勤督責驅而之善教令揭於日月刑罰威於雷霆
網罟密而俗益敗壞譬則張弓挾矢以馴鳥獸不足爲治反滋其
亂論者顧歸其獄於人心以爲江河日下雖堯舜重生不能砥橫
流則已誤夫木性直遂得雨露之潤日新月盛至於蔽日干雲而
不屈然而懸崖之下必無直木夫豈生而盡不材有廹之者也飢
寒者民之懸崖也千金之子賞之不竊非其性獨異人治生有餘
也治生無賴而禮義繩之故上求而下不應非不應也心甚欲之
而不得取手足有所急也自授田法廢而民無常生之業夫卽豐
年能豐之於田之所在不能豐之於田之所不在君卽薄征能薄
之於斂之所及不能薄之於斂之所不及民旣已汲汲皇皇謀生

之計百出矣苟可以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故恩愛薄而乖離起苟可以延一日之生何所不爲故廉恥輕而慳貪生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譎故忠信澌而詐僞出苟可以力獲何所不爭故禮讓衰而攘奪起由是言之立授田之法非亟教民爲善也而善焉在廢授田之法非亟教民爲不善也而不善焉在故曰古今常行之法不可變也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論者猥以聖人創法以利一時時移而不得反其故漢唐以來代有令辟卒不能復法與人而亡矣殊不知萬物無始聖人無創玉在石中人過而不知良工剖焉天下見玉矣不可謂未剖之前無玉也法在道中人昧而不察聖人制焉天下見法矣不可謂未制之前無法也井田學校封建肉刑皆與天俱生者也天不亡法亦不亡待人而行耳論者猥以人衆則田不給奪富人之田恐其生亂嗟乎火鼠不可與語

熱冰蠶不可與語寒今人不可與復古皆梏於身之所處而不能盡物理夫亂離久則戰爭酷而人寡太平久則生息深而人衆固常反覆相爭非必古獨凋殘而今獨蕃盛且人寡則生者亦寡而土曠人衆則生者亦衆而土闢雖有饑歲未聞菽粟告絶盡塡溝壑天下之田自足以供天下之人準於人以酌分田之數而不必百畝安在其不給也哉今之世富者一而貧者百此百人者盡悅也助人爲亂以去已之所利愚者不爲豪强即挾異志固已有將而無兵矣且即富人又何嘗不悅蓄良疇美宅所以遺後人然往往祖父繡闥雕甍肥馬輕狐餘粟波鄰里而子孫或茅舍敝襦每食不飽猶仰給於他人甚者及身而墜若燎毛然富不可恃以長保受田於君奕葉世有之夫失雀而得鵬則莫不利失也損毛而益髓則莫不利損也兹法之行乃人心所不言而同欲因民之欲

以施惠用力少而成功速安在其不可復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未或爲之而豫斷其不可未或爲之而預斷其不可則雖斷斷可爲者亦將有所不爲且夫未或爲之而又何以知其不可也世疑孔子之道屢世莫殫相魯三月而大治使當時不相魯孔子千載受其誣子產爲鄭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頌之假令數月而罷子產爲酷吏矣物必以用效其實事必以試考其歸輪轅具而勿御雖以騏驥駕輕車猶將自止人立於車上攬轡執策不必王良造父可以致遠事變何常操縱在人人不勝法則驅天下之人而聽命於法法不勝人則挽天下之法而受命於人誠使一代開創之初得寡欲知人之君鑒後世之所以亂思前世之所以治一體君民勵精復古排世俗之論勿使亂是非去先事之畏勿使墮機務行之以誠布之以公度其地之可耕者一夫授田若干畝而不必

井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田無經界民各自守其業並無兼并之患故不必井舉田制而與封建俱復以百里之地付之一人其功成而民不擾者遂使君之則豪傑皆樂爲之用可以不殺一人數年間復見先王之制則教化易行禮樂可興盡人物之性以輔相天地特此其也而其要在於朝廷得人朝廷不得人則撓之者衆而計不定計定而任事者或藉以便其私利未興弊先起曠日持久徒以擾民而迄無成效故曰必知人之君也張子嘗言三代田制必可復欲試之一方而有志未就程子則謂必井田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道在傚其意行之而民不病夫傚其意行之而民不病則莫若均田限田之法田可限可均則亦可授矣夫養生不必五穀舍五穀養生別無長理治民不必授田舍授田治民別無善策程子之說以養生爲君者也張子之說以樹五穀爲君者也

生財裕餉第一疏

靳紫垣 見卷第十四

臣惟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幀之廣無如

我

朝爲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緦緦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菓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

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隷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寧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葢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効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又

軍需爲蕩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祭
祀
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
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
量爲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祭祀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
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
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餘必且充棟盈庭尚何不敷
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
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
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員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
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
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

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爲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爲首務農事爲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强於關中卽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蓋惜其不過行之一隅未嘗遍爲經畫是以終多荒土後世不得盡蒙其利矣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卽治矣類多平陽無蓄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潦雨暘稍不時若其年卽便失收以致國賦日逋而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

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

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尚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命督河奔走於平原曠野之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尌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於是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樹藝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

一畝其每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觔稀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千觔者運至城市值銀五六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二錢有奇刈草四百觔者運至城市值銀二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征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畝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惰之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獲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穫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

餘石者可食九八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畎畝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爲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穫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尚有儲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不欲安享於光天化日之下而願爲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

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釋老之流與夫遊民乞匄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絶義滅仁病民蠹國臣竊聞釋老諸書雖旨趣各有不同而其要總欲使人棄捐倫理歸於虛無寂寞之鄉其究至於使天下之人盡爲仙佛斷絶人類而後止嗚呼成仙成佛之說怪誕不經姑置勿論設人類而果有可絶之理何妨任其妄言乎且卽使人類必不可絶而聽其怪誕之說不至於殃民蠹國又何妨任其妄言乎殊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萬物而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故與天地參而爲三人之有男女猶天地之有陰陽男女生生不窮之道猶日月運行之有晝夜歲時往來之有寒暑也聖人知其然而又慮其雜亂無章爭鬬靡已也是故爲之君以統之爲之師以敎之爲之立三綱之道五倫之理又慮其頑而不變也復爲明五刑以弼五敎夫如是是以天下之

民皆知事君當忠事親當孝事夫當順親上死長之道油然而生而四海之大賴以久安長治也今佛老之說欲使天下斷絕人類猶之欲强日月之爲晝不爲夜歲時之爲暑不爲寒其可得乎不惟是也天下如此其大萬民如此其衆政刑井井尚不克使之有恥且格必待德禮兼施始可化民成俗今朝廷之上方在整齊而草野之間遍爲鼓惑使天下戴君之心易爲戴佛事親之力移而事僧信其可以懺悔免禍之說而輕於犯法信其可以誦經求福之說而濫爲施財至於父兄宗族鄉黨戚友之間雖升斗之粟些微之資不肯假借而修祠建廟塑像飯僧則雖千百之多揮之如土親疎厚薄顛倒若此而方且自喜其操小視奢洋洋得意不知所操之小者已去而視之奢者必不可來而遂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往往竄入其中或談經說法

或念咒書符或擊磬敲鐘或遊方托鉢千百成羣悉皆喪其天良以惑此愚夫愚婦究竟姦盜詐僞之事若輩仍無所不爲卽有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亦正如不肖子弟舍六親而隨匪類不亦大可悲乎至於乞丐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近來乞丐大半皆屬壯夫手齎穢毒之物以窘良民而總屬之者更有丐頭其孤貧口糧俱係丐頭領出與蠹役分肥不得充實在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丐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丐立聚其門撒潑呼號無所不至而城市開張鋪面之家羣丐亦不時橫索恃其汚穢百端無狀令人致怒而不致吝其所得之銀錢半爲本丐醉飽街衢而以半奉丐頭是以省庶地方之丐頭類皆各擁厚

貲優游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工賈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將良家幼童子女暗地拐去或折其肢體或去其耳目畜養長大以接續其衣鉢者言念及此殊堪痛恨矣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搬戲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剪綹之徒不可悉數此何爲者耶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此正指佛老二氏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佛老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士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士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糶以售士工賈而士工賈亦止須食其三分尚可餘半分以爲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

中驅一人以爲佛老加以乞匄游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矧佛老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士工賈固已非若農民儉約而其營造之費等於王侯則又百倍於士工賈焉夫佛老無神輸鬼運之術也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士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向之士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是止餘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餘粟養向有之士工賈三人尚恐不足而況益以異端游惰與爲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餓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衆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攸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爲早圖耶圖之之道惟在修明

水利。水利修則遍處皆係沃壤。然後準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爲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繁增。永免司農仰屋之嘆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查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目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曾具有敬陳溝田之法。以期墾荒實效等事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等因。詳悉陳奏。蒙

皇上勅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尚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

之且此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
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無窮無盡惟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
行溝田必須另措籌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徐止見地
方之情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
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害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為大
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深知江南鳳徐
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
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其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然此四府州
并山東兖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
以為我
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係微臣

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現在拮据河工。尚且日虞隕越。何能任此創舉繁難之務。然臣身受

皇上浩蕩洪慈。淪肌浹髓。臣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萬一。又何敢畏難避勞以負

皇上知遇之隆恩也。倘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皆令墾土挑溝。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爲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爲率。轉展經

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為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為

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國家既於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征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為請者。蓋臣年將五十。目昏髮白。精力就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為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題請。其所需墾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動錢糧。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

部覆允行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約可得墾本一半其不敷一半臣請於第四疏內撥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兼用方爲有濟此須將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應征漕米照時價改折征銀以濟加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并膏肥賦重之田俱聽其仍舊毋庸更議開溝止將無主荒地并有主荒地以及有主糧輕瘠地隨便開成溝田之後即量給開墾之人永遠爲業有主荒地瘠田俟濬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爲業照什一之稅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民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爲辦納如此庶人人情願樂趨而功效亦易於速見矣至其間更有未盡事宜應俟果

奉

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逐一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計，誠足民

足國之本謀也。

薛文清公曰，止末作，禁游民，所以斂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

所以裕財利之用。文襄此疏，眞有體國經野手段，名臣中一等

大文字也。

書揚州田賦後

胡朏明 名渭號東樵德淸人貢生有禹貢錐指

今天下號爲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或瀕太湖，或夾松江，自唐以來，其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爲之者也。禹之治水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豬。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史才言，浙西民田

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爲田其地蕃卽葉少蘊所云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爲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於吳縣之松陵鎭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鍔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遺失者不貲圍田之貽害如此笠澤既盡爲田僅存松江一衣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茭蘆叢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土以爲

田。潮沙茭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漊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歸熙甫云傍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爲壑五郡同菑者也蓋自江左偏安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墳淤肥美耕田築室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杜實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按熙寧二年郟亶上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

此卽杜說所自出民猶易辦自景定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主其議浙西於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輸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邱文莊濬云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九以今觀之浙西又居兩浙十九也卽蘇州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徵科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稅糧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爲官田而重稅之殊非爲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訛逋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爲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

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田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詔遞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斗九升顧寧人曰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于此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爲之曠然一變其法使水復厎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貢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送湯公潛菴巡撫江南序

潘次畊　見卷第二

東吳於古爲揚州之境厥土塗泥厥田下下以其民勤於生事疾

耕力作不憚勞苦是以田畝日闢戶口日增自唐以來江南號爲殷富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自明初沒入張氏故臣及士豪田按其私租籍征之畝至八斗而民始困然其初止輸南京耳永樂中定都北京民始有轉輸之煩加耗自倍其初止官田賦重耳民田畝稅不過五升其輕自若也至嘉靖中併官民田一切以三斗起科而民重困然催科猶未甚急也萬歷初始限分數爲考成緩徵之法不得行而民愈困然猶止常賦耳天啟以後時有加派復苦額外之徵民不堪命以至於亡蓋吳中之民莫樂於元莫困於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雖然當日之吳民固甚困而猶能相保以生者則以三百年來英君賢相念財賦根本之地時時噢咻其民小有水旱輒除田租捐放積逋動以數十萬計而爲

督撫大吏者又多材且賢能深計曲算行德意於成法之外如周忱之減官田租額如劉孜之勸墾積荒如王恕之請蠲被水田租如朱瑄之奏蠲無徵秋糧如李充嗣之大修水利如歐陽鐸之更定徵徭法皆能補偏救弊變重為輕是以民得小休不至顛蹶

國家承明積弊之後田賦之重轉輸之勞一如往時加以催科日益急考成日益嚴吏作未動追呼到門數年逋租併征一日辨正供而積逋不償輸舊賦而新課不登為有司者雖有龔黄卓魯之賢鮮不厄於考課遷除之路既絕則取盈囊橐而止貪殘放縱無所不至吳民之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主上仁聖亦嘗軫念東南之民惻然欲除其疾苦而軍興多故未遑沛發德音大吏即賢亦未有如周文襄王端毅之倫憂國如家為民請命者豈天之未欲甦吾民與亦有待而然與今年夏江南

巡撫有缺吏部以當遷者名上及九卿廷推皆不得命命學士睢陽湯公持節以往公固當代大賢學醇而德充體完而用鉅又荷主上特達之知自密勿重臣出寄心膂與他開府者有異當大有爲之時而處積弊之後改絃更張因時通變以拯吳人於阽危非公將誰望焉誠能以吳中重賦之本末與積困之情形具告於天子不敢望復宋元及明初故額即如宣德中詔書量減現額十之二三民且欣然慶更生此其上也不然而盡免積年逋租令民專辦本年正額蠲不可得之虛數而去無窮之逋累此其次也不然而緩徵收之期畧如夏稅秋糧舊制寬考成之法不必以十分爲率令民得稍休息官得望陞遷又其次也下此則無策焉及公之身而不爲吾民其無望焉耳矣耒嘗以鉛槧從公於史館賦役一事竊究心焉粗悉其顛末今爲公部民言其地之疾苦宜無大

於此者。若夫一鄉一邑之利弊。未敢屑屑爲公道也。

浮糧變通議

沈確士 見卷第二

蘇松之困。莫甚於浮糧。其始也賈似道倡買官田之說。而增其額。其繼也明禧怒吳民之附强寇。以守城而重其賦。其後也楊憲改一畝爲二畝。趙瀛均官田於民田。而民益受其累。遷延至今。日積月盛。較宋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宋時蘇松稅額共五十餘萬。元時共一百五十餘萬。今共三百七十餘萬。而民困遂不忍言。留心經國者。不得不思有以甦之矣。顧一旦欲遽復宋元之舊。其勢不能。何也。蘇松爲天下財賦之區。軍需廩祿匪頒之類。仰藉日久。爲地官者。恐度支不給。則必執祖制之說出而爭之。爭之而勝。勢益牢固而不可復減。就今日財賦言。惟有變通之說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在斯

時乎。而議者紛紜。迄無定論。愚輒先舉衆議之非。而後折衷之道
庶可舉行。議者曰。天下之稅貴乎能均。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
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比之他省不均之甚。
今於他處稍增而蘇松可以全減。此其說非也。夫加賦之名。普天
共畏。在此日可以稍增。在異日卽同爲故例。此端一開。有加無已。
試思同爲天家之赤子。乃移此之禍置之於彼。譬猶剜臂之肉補
股之瘡。舊痛稍已。新痛又加。且蘇松之減者。後或緣他故而仍增。
而他處之增者定爲規則。而不可復減。其弊何可勝窮。議者曰。時
下蠲租之詔雖多。取於下而實多赦於民。夫多赦云者。因逋欠不
貲而後爲此舉也。財無所出。因而征比。征比不已。因而逃亡。逃亡
不已。因而賠累。與其追迫既窮而赦免之。何如追迫未加而善處
之。且蠲租所及者。多包攬侵蝕奸胥豪右之徒。於良民未必均蒙

其惠可以暫行不可經久議者曰前明之世有司寬於考成完及七分者即爲上考今宜倣其遺意於州縣最重者別立懲勸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則官可久任而民得撫字之益不知部議從寬官既稍安民亦懈怠民之良者或緩徵而不誤其期民之黠者遂沿而欺罔其上徒有重賦之名終鮮輸將之實以云無弊未之前聞議者又曰蘇松版荒隨在多有今於田之可耕者招集窮民量給牛車兼予穀種使之耕作幾年以後履畝陞科新賦既增舊賦可減夫版荒非必不可耕之土也特恐既已陞科漸次增加賦從上上官私交迫力難任役舊賦之累未去新賦之累日滋小民誰肯不顧身家冒然承佃此亦非救時之策也然則變通之術奈何曰計莫切於量減已嘗考明宣宗時周文襄忱撫吳與知府況鍾奏減官田之稅因田則之多寡酌量裁減蘇郡減至八十餘萬

松郡減至三十餘萬戶部責其變亂成法而宣宗不之罪也其時民困稍蘇國家殷盛今誠舉古人之善法仿而行之以救民窮以培國本書之簡冊傳之千秋萬世洵

聖朝盛典也抑又有說焉嘉湖常鎮諸郡雖境分二省與蘇松實接壤也而賦之多寡輕重難以較量豈四郡之田額皆狹而蘇松之田額獨寬四郡之年歲皆歉而蘇松之年歲獨豐四郡之民俗皆貧而蘇松之民俗獨富為目前變通計或準嘉湖常鎮中賦之重者以定蘇松之則使他郡之民亦免追呼則民困漸除民力漸裕而亡身破家鬻賣男女之患不至復見於盛明之世所謂先舉衆議之非而後可行折衷之道者也若夫念東南之重困悉舉而更張之使仍復寶祐以前舊額此

聖天子之隆恩而非草茅所敢妄論者矣謹議

賦役論 堂邑志

劉武仲 名洪一字龍田號南泉濟寧人有衛園集

明萬歷三十五年以前賦役之科凡四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曰徭役徭役者丁也夏稅秋糧者楊炎之兩稅也馬草又其額外改折者也唐租庸調即古者粟米力役布縷三征以明賦考之足知兩稅但兼租調而已力役猶自爲一科也至萬歷中始行條鞭法三徵遂併爲一但額外諸立名色盡編正賦一時便之沿之至今然條鞭旣屬正供一遇度外事不得不額外羨取條鞭未行不過取之額外而已至是則額外之中又額外焉此明季以來已著之弊也自條鞭行而催科分數之法立麥出地未二寸而民已受笞於庭桁楊相望矣二月賣絲五月賣穀殆近此也善乎淄川高司寇珩之言曰明初定隔征現征之法季世猶踵行之隔征者今年

徵去歲之糧如夏稅秋糧馬草之類現征者如徭役驛站兵餉之
類其賦役全書猶可攷也場圃既登先後辦賦長吏從容而課繭
繇直從枕席上署上考焉今夏稅秋糧緩征之期屢廑
睿算且日討萬歷年間則例而講求之卒未嘗議及隔征現征之
舊政爲可循也又按縣原額大糧外復有額外荒地諸項初不知
其所自來及考舊志載嘉靖元年知縣耿鑑踏勘闔邑白地凡八
千九百八十五頃七畝有奇萬歷九年知縣高東光清丈除官隄
古道實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頃十畝有奇然後知額外增田
職此之故邑人黄中丞圖安田賦議云自萬歷九年清丈除官隄
古道實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頃有零則是正額大糧地外更
無他地昭然也至明末正額地多荒蕪因有荒田納租之額歷來
知縣每遇催糧戶頭報完之日即賞給荒田二三畝責令開墾三

年納租或勒令捏報開荒二三畝其間有地遠人惰者率有納租之名無受地之實愈積愈多由是戶戶皆有有租無地之民是荒田名輕而實重也賞地名利而實害也夫荒田起科不載於萬歷九年清丈之時可知其時原無此項矣既曰白地雖種之亦不能生殖蓋縣境鹽鹻飛沙之地從來未經開墾者所在多有即或附近田人率率耕治一二畝許率十年不得一二穫不可以爲常例而起科也當時賞給荒地多是正額原熟之地既經豁免雖已開墾不入正賦但收其租入充巡撫公費而已巡撫裁後改充巡撫公費既而巡撫急公奏歸大部定以額外二字爲其納租少輕與大糧有異不在舊額存留起解之內也夫正額八千六百餘頃地太平既久勢必盡數開報以足國賦而此荒田二百二十餘頃復着落何所乎且此項尤可憫者當大荒大兵之年各地俱准報荒

唯此不准以爲荒地無更報荒之例也不思熟田尙且逃亡豈荒田獨無榛蕪乎此項宜淸爲查覈其無地揑報者准行除豁外如有實在於白地中開墾者盡歸正額下田之中每畝納銀一分五釐斯窮民無包糧之苦而賦得其平矣又云各縣田地分上中下三四等大抵下地多於上地也堂邑雖分上下兩等而下僅一十三項有零舊傳下地三千餘項然則今所謂上地者其實有下地二分之一不止也其何以堪更可異者各縣每畝二分有零米六合有零獨堂邑每畝納銀三分有零米一升九勺有零其獨重之故殊不可曉豈堂邑地獨腴乎又舊志有代編各州縣驛站銀一千六百四十兩五錢康熙七年撥回本縣改爲地丁起解黄中丞云代編起於嘉靖末年因各州縣驛遞煩擾紛紛告病當事者遂通融損補設爲代編之法代編者代別州縣而加編明其非正額

也。此不過一時權宜計耳。其後遂爲一定不易之規。漸增漸煩。遂至一千六百餘兩。且從來協濟他縣。止有撥補之例。撥補者因他縣錢糧不足支用。將此縣之有餘。那移他縣以補其缺。是仍在正額之中也。代編則除本縣起解存留舊數之外。而代爲他縣加派矣。夫加派於各州縣驛站不足之本處。猶且不忍。而況於無辜之鄰乎。此大不可解者也。按中丞諸議。可謂桑梓至計。然代編既已歸併丁地。則豁除益難矣。又堂邑正賦。獨浮於他縣者。代編當亦在其中。然不過三之一耳。舊志載萬歷三十六年初行條鞭時。每畝猶用二分一釐有零起科。此與他縣無異。厥後增加之故。遂莫詳其始。訖當是天崇以後。百費俱興。故日倍一日。且又喪亂動勦。失於記載耳。邑人蘇沆云。前張侯茂節每及此項。輒義形於色。嘗已定議。爲一邑請命。而吾邑人因循惰窳。不能仰承賢父母至意。

除永久病累愧負慨然然則張侯其畫雖不行亦賢矣哉諸所議
說備載於篇雖空言哉庶幾賢於杞宋之無徵也後之人遭得爲
之權與時而爲之固非漫然無所依據即否者亦將發其觀感焉

丁役議

邱秀瑞 見卷第九

周官之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以
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而其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
一夫力役之征故其時戸無脫漏人無游惰比閭族黨相友相助
而不病其役之不均後世田不井授戸口流離徭役不平小民重
困將籍其數而悉役之則逐末者多而轉徙無常聽其轉徙而不
爲之究則僑戸甚逸而無以寬土著之民皆有不可得而盡行者
國家定爲五年一編審之令稍得以視其稅糧之高下而酌其

戶口之登耗庶幾丁役可均而有司復不能究其實徒與二三書役按册唱名參以口語截日限期務在速定或以意見爲去留或視貨賄爲增減而其登耗之大數卒不敢越乎前人所已上之籍則豪强倖免而貧弱受累者終亦莫能袪其弊也然議者不察徒見貧富之不均遂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而創爲一定不易之額則又大不可愚嘗攷論古今三代粟米布縷力役三征至唐名之爲租庸調各不相併所輸猶輕自楊炎始取大歷十四年賦斂最多之數併租庸調而爲兩稅是丁口之庸錢已歸入兩稅中矣而自宋以來復算丁口以定役法而所謂兩稅者猶如楊炎之舊不少減至前明定賦又或舉一切無名雜征而併之正供是力役一征既先混入於常稅之中而復使其重出於常稅之外其視楊炎之舊法抑又重矣然猶幸國家編審之令丁自爲丁糧自爲糧糧

固隨業推收無可易者而至於丁之多寡不一未嘗如秦人虐政頭會箕斂亦未嘗如南宋金元推排之法復於田稅外校其浮財物力以爲輕重第於編審之年有司稍以糧之損益而均其丁其間有不能無輕重者猶冀五載一編通檢貧富斟酌行之要使客戶土著隨時通融貧者得以少紓富者不至苟避而止雖有糧之丁不如無糧之丁爲可憫而糧之富者實兼丁丁之貧者不兼糧貧富無常更迭爲之終不至以無定之糧而累有定之丁且使一時游手末作之民猶有所羈縻而不得肆此誠髣髴周官之意臣民所當共遵之令典而不容輕有變焉者也奈何復創爲以糧配丁併丁於糧之議至使游惰無罰脫漏不禁而又貽後世以糧去而丁獨存之累乎余頃遊秦中鄠縣士大夫每言其邑併丁於糧之弊起自明季某令至今卒不可變遂使富戶坐困於輸丁而一

切游手末作者皆相率而爲化外之民雖或逃丁以鬻販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斂而役焉彼併丁於糧之患猶如此則以糧配丁者又可知也夫人無貧富莫不有身丁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乃欲專責富戶之糧包賠貧戶之丁將令游惰復何所懲而通計戶口之脫漏又已不啻過半幸而安常無事而多欲横斂之官猶將排門點竈別科貧戶不幸而有水旱盜賊之變富戶之糧盡去而額丁不免獨存將仍責之富戶而富戶已不能輸將復攤之貧戶而貧戶去籍已久莫可究詰是又踵兩稅舊弊之外而復生無窮之弊也豈國家編審之本意哉竊見宋南渡後士大夫於鄉里閒頗倣朱子社倉遺意有自爲義役之規大約會集宗黨以力厚薄割租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收其歲入以充役費而官無所與宋寧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時皆嘗以其法頒行天

下民稱其便即至正中劉輝尹上海亦勸豪右達官出粟為義役常平本於是賦役以均此皆往事有可行者近順治中先王父遜六公為閤族戶長嘗深恐賦役之苦而患吾族之官丁有加而無已也乃捐金寄子母錢家為免役計會不二十年旣用其利千金建祠供祭而所為納丁之費亦率稱是族之一二好義者皆聞其風而踵捐之至今以為永利是則遠追周人相友相助之俗而近符宋元義役之遺風舉世所可推而行之以救丁糧之窮者乎吾願有官君子依宋元舊法勸民沿鄉多斂財穀各立義役而擇富而賢者主其出納其有尙義如先王父者則別加旌獎以風勸之庶足以佐編審之所不及如徒患徭役之不均而欲以糧配丁與併丁於糧者愚未見其可也他若近日吾邑之變法者始附蔣令之十段錦而寄米之弊變速而禍小終附楊令之一條鞭而加賦

之弊變遷而禍大是皆人士之無識者爲之抑又出鄒令下矣

答會邑侯問丁米均派書

李耜卿 名光坡號茂夫安溪人諸生有皐亭文編

竊謂當道有政事必集紳士耆民共議者蓋以居官一斷於法而經生得引經而議也伏承就米均丁之令反覆思度竟不可行三代賦自賦役自役賦出於田役出於丁周官載師掌任地之徵均人掌人民之力政明是二事然丁與賦所以相關者古者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故三歲則大比以登下其死生老幼之數此後世編審之所由倣也自漢以下唐租庸調最爲近古法蓋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故天下無曠土亦無游民所謂貴賤皆有事於王室是也楊炎兩稅始因地而制賦因賦而制役大亂古昔盛時之良法炎身受陰陽之禍至今爲名教之罪人然自彼法一立歷代

雖有更革皆倣其意而爲之今
天子仁聖發德音自康熙五十年以後編審有增丁而無增糧德
至渥也福州府縣率意遠思欲將丁口糧額按田派丁通詳上官
臬臺又謂就丁編丁而不計田均匀夫今之編審皆因米添丁則
已計田矣何嘗就丁乎且富者雖田連阡陌不過一身貧者雖糧
無升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輸稅賦既無容偏枯
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均履后土而戴皇天富者則責急公貧者必
盡竭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義則役非偏枯乎今之丁銀既有
定額與糧並徵何富可賣何貧可差何能脫漏何有加默坡請陳
其利害夫米不一有屯米有寺米有民米有官米屯寺重於民民
重於官今欲按田派丁將計糧額而均派乎則輕者依輕重者加
重將計田畝而均派乎則廣狹有異瘠腴亦殊條緒轇轕百弊叢

生此不可者一也且現徵之糧額有業去產存者現在之額尚且苦輸若就米加丁何以克堪坡不敢遠引即如今感化里十甲張家終歲敲扑官受其累人至窮時毫釐莫措若更加丁折必有不可名言者以此類推之其不可者二也人之貧富不定則田之去來無常今就現在田多者增以多丁田少者減使少丁設使富者當身有事或子孫不類將田別售彼買田者買田安肯買丁賣田者賣田安能賣丁則一轉手間富者依舊田多丁少貧者依舊田少丁多矣此不可者三也若曰通計丁折之額銀勻添通邑糧額之內此切不可萬一行之既久大農之官方岳之吏忘乎此額是并丁於糧而以為有糧未有丁再設科丁之條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名節可愛鬼神難欺昔袁了凡先生自記減糧一節神即以萬行俱完雖小足以喻大其不可者四也大凡利不百則不興害不

百則不去。今
朝廷清明。大法小廉。載其淸靜。民自安樂。不必更求良法矣。仁人君子當計百世之碩畫。不可顧一時之虛譽。憲臺明通公溥。斯事必灼如觀火。然所繫匪輕。一隅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貽患於百年。是以侍愛。忘其狂愚。娓娓陳之。伏望採擇。

編審詳文

陸稼書 見卷第一

照得靈壽人丁舊額。順治十四年賦役全書。載三等九則。通折下下人丁一萬四千七百零一丁。歷年遞增。至康熙二十二年賦役全書。實在下下則人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其遞增之故則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故逃亡死絕者俱不敢刪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且又恐僅如舊額

猶不免於駁也必求其稍益而後止更復嚴搜徧索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溝中之瘠猶是册上之丁黃口之兒已登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加以屢歲荒旱上年又被水災現在强壯之民飢寒切身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逃亡之糧代供老幼之差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卑職編審之際號呼滿堂不忍見聞然亦恐缺額太多不敢盡數芟除其間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畝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產業者即不除老而有產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窮無寸土而未至垂斃者即不除惟是逃亡之無踪跡老幼之無立錐者鳩形鵠面奄奄一息者雖欲不除不得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删去之數其計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此等缺額之

丁實因屢年編審有增無減今若照舊攤派以求無缺恐非憲臺軫恤窮民之意而卑職一點良心亦不肯自昧不敢不據實詳明謹將增除數目造册呈報伏候憲裁

江北均丁說

盛黼宸 名楓號丹山秀水人官安吉州學正有鞠業集

經國之大計曰財賦財賦之所出曰江淮江淮之所以甲於天下者土沃饒而人能盡地利也人知盡地利之職在於農夫而不知通催科之法在於富民故天下之富民陰受其利而陽辭其害此其弊莫甚於丁而丁之害莫甚於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區方百里以爲縣戸不下萬餘丁不下三萬其間農夫十之五庶人在官與士夫之無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稅者也夫農夫既爲高貲所役終年胼

胝寒暑晝夜不得息收數斛之穀高貲坐而分其十五不以爲怪
而後天下之利權皆歸於富民今田稅而外舉一縣之丁課徵什
一於富民寬然而有餘十之九非在官則士夫也否則逐末者也
其最下則農夫之無田者也彼既以身役於官焉能復辦一丁士
夫既委身
朝廷亦當不附此例逐末者貿遷無定且骫於法外以求倖免勢
必以十九之丁盡徵之無田之貧民而止貧民方寄食於富民之
田值豐歲規其贏羨以給妻子日給之外已無餘粒設一遭旱潦
盡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猶不能足既無立錐以自存又鬻妻子爲
乞丐以償丁負爲吏者上格於國課下廹於考成且爲剜肉補創
之計鞭箠囚繫忍見其轉死流亡故逋賦愈多而貧民愈困或曰
如子言將令朝廷盡蠲丁課耶曰此非通論易有言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所貴於爲上者視其盈虛酌其多寡之數非謂勿取於民始爲善政也今試總一縣之田稅按畝爲科會要之得若干又總一縣之丁課編戶爲籍人賦之得若干其丁課之數常不及田稅三十分之一又以一縣之丁課均之田稅中常不及五釐以上農夫一畝之所獲通豐耗而權之富民之入恒不下一石即於稅外稍爲溢額不爲大病而使貧民盡免一切之供輸豈非窮變通久之道耶或曰審爾古之人何不爲此曰晉時計丁戶調並行者以有限田之法天下無無田之人以丁耕田即以田之所入輸調故兩不相左五季大亂江淮以北轉徙而南者不知幾千萬戶故江南置僑郡甚多而淮北河南至數百里無人烟此時患在土滿土滿之患惟恐愚民之爲游惰嚴其課其賦自最於是不得不行計丁之法重口稅以督其盡地力强壯者或占田至一頃而尙有汙

萊未闢者。乃盛開屯田。以兵爲農。元魏由此法。遂致殷庶。不數十年。較之太康戶口。倍而有餘。開皇以後。生齒日增。人滿之患。甚於土滿。其弊由於富民獨居厚實。責課於舊籍之貧民而賦益虧。鄱陽馬氏嘗言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而輸調者多無田之人。乃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強兼併者一例。旨哉斯言也。今鼎建以來五十餘年。自西蜀而外。戶口皆有增無損。况在淮揚四達之都。既無尺寸之荒蕪。人不勤則不得食。故不待教而自務農桑。此時貧民惟恐不得富民之田而耕之。故豪家之田。不患無十五之稅。而貧民丁課。并不能辦當時戶調二十分之一。猶且下貧不聊生。至於轉徙流亡者。舉息盡錙銖。而利源竭也。此豈可與古同日而論。且泥於古者。妨於今。古人亦豈能置目前之時宜。而遠計後世之難行乎。或曰。是則然矣。何爲江以南有丁課而不至大困。且

江南之丁寓於田賣田則丁隨田去故貧民之丁俱歸於富民是有丁之名而無丁之實也故不大困或曰子所爲溢額於田稅者即是法耶曰善變法者不若併丁之名而去之條目歸於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諸科以滋文案乎且仍立丁名則富民意中若代貧民償丁課者故去之善或曰若然得無於古計口授田之義大相齟齬且富民之兼併益甚矣曰此迂儒之談也今欲爲井田可乎欲官授田可乎既不可而慕其名是陽遵而陰違之智者不爲也且田歸於民久矣三代以下無養民之權而徒有取於民之名亦既取於民矣顧不取於富而取於貧此經世者所宜熟審也

丈冊末議

姚弱侯名文然桐城人官刑部尚書謚端恪

丈量之冊有二一曰魚鱗冊一曰簡明總括冊魚鱗冊者以戶從田細列坵段畝步簡明總括冊者以田歸戶詳書淸丈總數此丈量造冊之大槩也今簡明總括冊已經備造申解矣至於魚鱗冊之造解藩司則愚竊有末議焉葢東南地勢險狹與西北地勢平衍廣濶者不同東南狹隘峭峻山岡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而坵數少山田畝雖少而坵數多此一定之勢也故造魚鱗之煩難較之西北爲甚即以桐邑計之計折實一畝田大者或一二坵或三四坵小者或八九坵至十餘坵酌中約算每折實一畝爲田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畝三十九萬有奇計坵近二百萬魚鱗冊式一葉寫田八坵計冊一本用紙近二十餘萬計冊一葉紙

剳刷印筆墨雇募抄寫磨算約費需銀一分有奇約造冊一本民間所費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劄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矣通省之費更可知矣然此猶爲一無差訛而言也若有萬一差訛必致駁改文移往復動以月計勢必遷延更非旦夕可以淸結也且申解魚鱗冊於藩司者不過以爲便於稽查及爲遣官抽丈張本而已自愚觀之則徒爲具文無裨實用何也魚鱗冊中之坵段細數雖解藩司而田土之坐落地皮仍遠隔在各府縣卽有情弊必須抽丈方明紙上何從査核至於抽丈之時勢必按臨各縣卽取各縣貯庫淸丈魚鱗冊按圖履畝方便査勘萬無將申解藩司之魚鱗冊輦載轉發各府州縣以憑抽丈之理似此則鱗冊解司既無益於稽查又無關於抽丈倘得免其造解藩司但須嚴檄各縣將現在丈

量交縣魚鱗清册一本用印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邱段之細數存縣田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申上者直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即以桐邑一縣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嚴敕各撫嚴查田地之荒熟備造清册夫言造荒熟清册則非造魚鱗清册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册正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部院牌行藩司內載江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册達部言總則不及撒數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册可以達部則江南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册上有部科原疏可攷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魚鱗册止存縣庫以備抽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草野冒昧未知當否一得之愚聊備採

擇謹議、

請停丈量以甦民困疏

楊自西名雍建海寧人康熙乙未進士官兵部左侍郎有黃門奏議等書

臣辦事垣中、見江南督臣郎廷佐特叅貪婪縣官一疏、內稱高淳縣知縣葉自燦丈量圖縣田地、朦聽蠹胥陳元吉票催四十一里耆、假稱使費名色、每里科歛銀一二兩不等、約計六十餘兩、名雖貯庫使用、實圖官蠹朋侵、怨聲載道、被害里耆夏克彬等可審、又安徽撫臣張朝珍縣令縱蠹婪贓一疏、內稱貴池縣知縣王還冲下鄉抽丈、蠹役施天祐等指稱造册使費名色、每保勒銀一二十兩、三十九保共騙銀四百餘兩、約正章九朋等証、俱奉有該督撫

親審確議之

旨、臣思各省官吏借丈量以肆貪婪者、恐不止葉自燦王還冲二

人也夫丈量一事將以清查隱弊然奉行不善履畝均查則弊未除而害已滋開貪吏誅求之門長蠹胥科派之術無益於
國計徒擾乎民生所當亟議停止者也何以言之丈量必用圖長圩長奸胥易以妄報愚民畏懼求脫朝勾夕補條報條除紛紛扳累此僉報之害也有司躬親履畝隨從多人加以弓手索手算手書手等役工價之外舟車火食供億煩多圖長派及各戶此供給之害也應用廠舍樁繩界牌木植為費不一即如攢造圖冊逐號繕寫自縣府至道自藩司督撫至部紙張筆墨工費浩繁毫無官價悉出民貲又如提冊繳冊駁冊經承需索無有虛日此造冊之害也業主居或窎遠裹糧奔赴既苦艱難況乎上司差承府縣快役借名催弓催役催丈催冊絡繹不絕彼差甫去此差復來多方勒索不飽不已此差役之害也印烙舊弓恐不可考吏胥意為增

減分寸之悞毫釐之差便爲詐局此弓式之害也事繁未設立限比較該管衙門圖長必僱人分應日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經扑責費愈不貲此比較之害也丈完一圩勢必更員覆丈舟輿從役再費經營其或地形曲直難齊屋宇參差盤錯山勢崎斜水蕩尖圓引繩就墨積算爲艱雖所丈絶無弊端而執弓者未克所欲上下其手那移之間杖責立至前功盡棄後費更滋此覆丈之害也更有舞文之徒藉鑽營以充書算猾法之吏嚇良善而庇奸豪種種弊竇不可究詰縱使良有司實心任事未免驚擾村落況有不肖州縣剝民潤槖利己邀功遂或捏報溢額致令小民包賠則其流害益不可問如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捏報開墾荒地現奉嚴綸議處非其明驗乎臣聞西北之地有熟有荒東南之土熟多荒少與故明萬歷年間賦役全書所載頃畝數目原自符同糧額

未嘗減也，版籍未嘗更也，按圖以考，雖豪右不能匿矣。夫興利莫如除害，而裕國先在安民。請乞敕部責成該督撫，止嚴隱漏之令，許其自首陞科，不必遍行履畝，徒增勞擾。如拋荒原有定數，勘其荒者，不必核其熟者，額徵自有底冊，察其缺額者，不必查其如額者，有弊可袪，而於民不擾，又何必經年累月，合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之心思，聚數千萬圖長圩長弓手索手書算手之人力，奔走郊原，騷然煩費，竭生靈有盡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無厭之谿壑也哉。近者海氛已靖，楚賊方平，正宜與民休息，無事丈量滋害，免各省之擾累，所以卹民而培萬世之根本，即以裕國矣。

江西新城田租說上

陳紹洙見卷第一

田討畝分賦別九等古今通制顧其法不能徒行也歲久弊生高下多少並失其故明制丈田册籍藏之藩庫暨各州縣衛副本散布鄉都里甲便民稽考時或有所侵隱故爲藏匿猶得追尋官册而糾正之

國家賦稅輕減民樂輸將有司見上供無虧蔑視其籍因循已久漫漶湮沒册之存者十蓋二三矣而新城尤無一留遺問畝分步算上下科則雖故老茫無以對俗但以石斗名田田供租一石稅糧三升而斗斛大小不一南鄉石視官斛大六七升田且腴西北多磽田石小官斛五六升稅皆同科稍清晰者則有老牙桶（與官斛等）糧二升七合小牙桶（少官斛升餘）糧二升五合之別然此類十之一耳他皆漫無別白且田無定額石斗往往隨人自占邑賦未嘗加而

田額曰增。故有田多而賦少者。亦或賦多而田少。鄉民買田承種。田入稍薄。仍覩其主。抗持之風。浸衍浸潰。雖豐入者亦且效尤。爭訟盈庭。主佃交困。皆田則不清所致也。余聞南昌新建佃田者。上則畝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則畝率一石。新邑志載每十五畝五分六釐有奇。合科糧一石。以俗例三升糧額通較。每畝合租穀二石一斗餘。視他處上則且溢。豈新邑田則獨寬耶。抑或田浮於賦耶。非丈量復古畝分。不可得而稽也。明萬歷初以賦稅不均。詔天下丈田。江西參政喬懋敬上議丈田法甚具。屬吏奉法急促。以增額爲能。民訴不平。事幾沮。建昌守許孚遠獨力任之。以爲及今不治。册籍散亂。後益難理。請覆丈。田分三則。曰上中下。塘二則。曰魚池。蔭塘。地二則。曰肥。曰瘠。田地圖形長廣。具載鱗册。時建郡屬邑。惟廣昌民自言糧均。求不丈。他皆案行如式。新邑令章宗

理。尤勤心措注。民大便。今於丈量事益難言矣。見諸文以備觀風者採焉。

江西新城田租說下

陳紹洙

昔之議丈者以平賦稅。今則重在均租。建郡田皆主佃兩業。佃人轉買承種。田主無能過問。其弊滋多。故議丈視昔尤急。然細分九等。高下相去僅毫芒易眩。不若三則簡直無欺。新城田皆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故惟山深水沃平疇塗泥之地可爲上則。去水稍遠。待人力溉糞者爲中則。下則沿山臨谷。畸零小邱。大水旱不能任。中歲猶可爲田。若夫童山惡水。歲受旱澇。疏薄不宜稻者。當别之爲地。使種菽粟麻蔬。上田畝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賦稅如之。通計邑境糧數。等次而均分之。無溢

無欵。租定賦平。即有訟獄。可按籍而理。其法先將弓步積算諸圖形。遍行曉告。都編一字。設鱗册數本。鄉各舉公正三四人同往丈量。官監之。主佃並至田所。公同區別上中下則長廣圖形。核實註草册。别給一票與田主收執。後有訛誤。持以爲質。至於積畝成賦。人可自爲核算。便易莫過於此。田既均矣。水利興焉。高燥之地。勸民築塘。聚水灌溉。塘地租賦。凡受水者均之。瀕河則立車引水。其費一責於田主。此又變瘠爲腴之方。不可不籌也。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六目錄

財賦二

靳紫垣苛駁宜禁疏

王伯咨請立法清查錢糧疏

姚弱侯請嚴錢糧流抵疏

陸稼書靈壽條陳時務

張起元上高念東先生論地方利弊書

尹元孚敬陳末議疏

郭復齋上周大中丞書

布帛贏縮說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六

吳江陸燿朗甫輯

財賦二

苛駁宜禁疏

靳紫垣 見卷第十四

臣惟錢糧應銷與否自有一定欵項如原未動用而揑欵報銷與所用本少而開銷甚多希圖侵蝕肥已者自是難容國法若實支實用並無揑欵滕報用少開多之情則斷不宜屢行苛駁以啟科派部費之弊也查邇來各省銷算錢糧科鈔到部承議司官雖不乏從公議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執一已之偏見或信部胥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駁無已錢糧數目繁瑣頭緒牽雜非精於核算洞悉欵項熟知卷案者萬難得其要領司官專司其事

除猶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實心奉公之員設或稍欠精詳便爲吏胥朦蔽況堂上官不過總其大槪止據說堂數言安能備知底裏加以從慣重錢糧起見自是一照司議由是而部胥之權重矣部胥之權旣重則經用錢糧之官不得不行賄以求之所謂部費也此項部費官無神輸之術勢必問之於民若清廉之官費一斂一民猶不至大困一遇貪劣不肖之官借此居奇或費一斂二或費一斂三甚至斂四斂五斂十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

國家滋厚斂之名而部胥得婪賄之實有司多一分之費而百姓出數倍之資其害可勝言哉嗟嗟此出資之百姓若與

國家無涉又何足論殊不知此百姓者乃

國家之元氣日夕勤耕力織闢地土生貨財出賦稅以奉

朝廷者也安可今日剝之明日削之使之不得其所拋田土逋額

賦以至上下交困乎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知有江安兩藩司積案一件動用錢糧數百萬兩而部駁不准開銷署往寒來歷十餘年而始得清結今臣帶管漕務知邳宿等州縣康熙元二三四五六年分民欠漕項錢糧三萬餘兩業已屢奉

恩蠲經漕撫兩臣數次題請豁免而部議堅執不允坐以明係官侵之名而嚴著追比臣據司道各官痛切呈詳已經具題請豁在案又部議裁減運軍耗贈銀米一案臣帶管漕務據各屬屢詳灼知斷不可裁之故是以仍請照給昨閱邸鈔部議又復不准且稱此項銀米從前原無皆係順治六九等年添給之項等語殊不知順治六九等年添給此項銀米彼時原非得已祇因旗軍費用不敷往往勒索里民兼之盜賣漕糧拖欠甚多公私交困是以議加銀米且此所加之銀米皆係里民求免勒索是以樂於輸將原非

動公家之物以給軍也自此銀米一加軍民兩安國儲不欠已歷多年今部臣若必欲議裁勢必仍蹈前轍里民遭勒索之苦漕糧多盜賣之弊豈 國家之益耶況錢糧自有定額其地方官民因時制宜另為調劑之項原在額外惟因恐涉私派之嫌是以不得不為題明要之原非司農之項也在司農總會稽之權止當稽其額徵不宜收及額外若將里民自願樂輸求免勒索之項而又裁歸司農則里民既已出資而仍遭勒索恐亦司農之所不忍聞也諸如此類臣聊舉三案其他可知伏乞

皇上嚴飭部臣嗣後一切錢糧如有不肖官員揑款朦銷用少開多部臣察出實情訪知的弊即便據實題參將不肖官員置以重典督撫知情者同罪不知情者亦照失察處分若並無朦銷多報情弊則應銷者即銷應豁者即豁可裁者裁不可裁者即止毋再

徒爲混駁使在外不肖官員得以藉口部費肆行科斂致傷國本抑臣更有請者錢糧之難於核算者以尾數太繁也查銀自一分以上方可稱其重輕米自一升以上方可量其多寡若銀止於釐則難稱米止於合則難量矣又或銀至絲毫更至於忽則不過微末之間米至於勺抄更至於撮則不過顆粒之間夫銀至於微末米至於顆粒數亦可以止矣乃銀之尾數自忽之下尚有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灰等算位米之尾數自撮之下尚有圭粟顆粒黍稷禾糠粃粞等算位殊屬無益也且不惟無益而尾數太繁適足以滋奸胥之駁竄則甚有損耳總之尾數多則清算難清算難則可藏奸遲弊若一目了然人人可核之數則部胥從何弄權耶

臣請嗣後錢糧尾數算至忽位爲止如一忽之外尚有餘零竟作二忽科算米麥尾數算至撮位爲止如二撮之外尚有餘零竟作

三撮科箕餘俱倣此裁無益之算位以剔無窮之弊端其於國計
民生實均有裨益也

功令銀以釐斷米以勺止蓋合此議

請立法清查錢糧疏

王伯洛 見卷第九

臣叨任計垣竊見各處拖欠錢糧益多查參之法綱日嚴徵補之
欵數日虛臣蒿目焦心晝夜推求苦未得其要領日辦事垣中見
浙江撫臣陳應泰錢糧交盤不清一疏奉
旨據奏烏程等縣節年未獲批領侵冒銀米共至三十餘萬奸生
可惡劉璽郭尚信孫奕煥著各該撫按差的當員役押解至浙與
經管各役面質侵冒情由據實速奏該部知道欽此臣於是知天
下侵冒錢糧之故其要領盡在此矣抑清查錢糧之法其要領亦

盡在此矣以臣所聞東南各州縣每解錢糧到府到司自解批出門之日解役即日鮮衣綵輿包娼納妾做戲延賓儼然素封家舉止目視官鏹如數家珍其弊不過二端而已一則挖補解批如解二萬兩者即挖二字改作一字赴府赴司投文及得批迴仍挖一字改作二字赴本官銷算一則壓侵前解如該縣差役收解銀萬兩便不獲批迴俟後次再解萬兩始領前解批回詭稱上司稽延下官何敢仰呼二者皆由解役與布政司書辦通同瓜分也有此二弊是生三窮掛欠分數日多懸追竟成畫餅而國用窮胥役巧避查核欠數仍攤里戶而百姓窮前官貽累後官後官又累後官至有甫登天部之啟事已掛司農之白簡而人才窮臣愚以爲及今不立法清查雖照依分數叅罰不過去此數十人之功名於
國家財賦毫無一補也臣按東南如華亭上海諸邑官未抵任錢

糧先欠數十萬以待之不獨烏程等縣爲然也合無請
勑各省撫按察各州縣欠數多而或因那借或因有解無批有批
未獲者悉宜查叅具奏弔各經手前官至本任與領解胥役對質
如劉璽郭尙信孫奕煥例果係官有侵冒追賠在官役有侵冒責
追在役庶幾民不爲官累官不爲役累後官不爲前官累而
國課亦以得完此淸楚已往之法也伏乞
申飭州縣以後解銀解糧或親解或輪委佐貳代解有仍差役解
者以不謹論
申飭布政司及各府以後州縣解銀解糧到務立發批回有遲至
一二日者該撫按訪出叅罰亦以不謹論至於前官離任毋論陞
降丁艱必與署官徹底交盤如有虛冒在官者官補在役者責立
認狀估抵家產方許身離地方署官交盤後官亦然此戒毖將來

之法也如此則前欠庶有頭緒而後徵漸無侵冒乎臣尤有請者
各省財賦責在藩司凡有解無批有批未獲該司安得辭其責臣
愚以謂亦宜弔去任該司到各省與各縣對質徹底清查方無遁
情而現今各省藩司某人收銀原封不拆某人收銀加索火耗某
人案無留牘某人塵封山積乞
勑各督撫按據實查奏以備甄別此又原本之論也

請嚴錢糧流抵疏

姚弱侯 見卷第十五

臣惟蠲免災荒係
朝廷至大之恩除本年應蠲錢糧即於本年扣免外亦有本年納
戶之錢糧收完在前奉蠲在後則以本年應蠲伊等錢糧抵伊等
次年應納正賦名曰流抵此乃

朝廷爲民委曲體恤德意若不使人人均沾實惠則蠲免徒有虛名豈不虛

朝廷大恩乎欲使人人均沾實惠必須將流抵一項填入由單葢由單者各州縣每年每戶各須一單以爲徵糧之據戶戶皆有人人盡知故名曰易知由單也臣查康熙二年內戶部覆科臣史彪古由單關係國賦等事一疏內稱各直省應蠲免錢糧流抵次年者如科臣所請填入次年由單請

勑各直省巡撫嚴飭通行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誠以由單爲最重也及臣查康熙五年分各直省已送到臣科奏銷册內除山東蒙

恩全蠲外其餘各直省康熙四年蠲銀應流抵康熙五年正賦者約有十數萬兩又查各直省送到臣科康熙五年由單互相查對

竟未有開載流抵一項者臣竊異之以爲奏銷册者報於
朝者也旣有流抵一項由單者頒於民者也因何又無流抵一項
豈各地方官竟皆不遵
旨奉行耶再四思維而後知流抵一項不塡入次年由單者非盡
地方官之不奉行也勢不能也何也部題定例次年由單於上年
十一月頒發里民計該州縣應算錢糧數目欵項造成式様送布
政司磨對必須在上年九十月間而各撫題報災傷夏災報在六
月秋災報在九月計題報到部又需月日部中具覆行查被災分
數花戸去後候該撫查回再題部覆奉
旨然後行咨該撫又轉行各地方官極速已是本年十一十二月
及次年正二月間久已在頒發由單之後矣何從塡入乎是則流
抵一項究竟無塡入次年由單之法也流抵竟不塡由單則部中

所取者地方官印結耳然印結不過出於官吏之手民間未必知也又所申飭該撫不過大張告示耳然不肖官吏或有匿告示而不張掛者即張掛不過數日城市知之而遠鄉愚民安得人人盡知也竊恐貪官奸吏因此侵冒者不少矣臣思之又思流抵一項不填入由單則不可欲填入次年由單又必不能則於開徵之前曉諭里民之法已窮然旣必不能曉諭於前亦必立法稽查於後唯有於流抵之下年填入由單之一法譬如康熙五年免災錢糧應流抵康熙六年者自應於康熙六年抵免訖即於康熙七年由單之首填入一欵內開某府某縣於康熙五年分蒙

皇恩蠲免本縣重災田若干畝每畝免錢糧十分之三或次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二輕災田若干畝每畝免十分之一合縣共該免銀若干兩除本年已免若干兩外尚該流抵銀若干兩俱

於康熙六年分內於原被災本戶名下額賦各照分數流抵訖並
無官吏侵欺等情此後方刋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額賦等項譬如
奏銷册內各州縣錢糧先開上年舊管之式也如此則由單之上
增刋不過百餘字而
朝廷應蠲之分數與本地方已抵免之銀數每戶各執一單一目
了然蓋明布
朝廷之大恩於由單之上即責取有司之結狀分送入百姓之手
倘有不肖官吏將上年被災各戶額賦未與流抵及流抵而短少
不全者災戶即可執此由單赴上控告即有富而儒之民不敢控
告然上年溢完之銀雖不能退還而本年應納之銀亦可扣算此
法一行則即有不肖官吏於流抵之年雖欲隱匿肥己而恐有下
年之告發亦須有所忌憚不敢恣意肆行矣至於有應蠲免本年

錢糧。即於本年蠲免者。則本年由單須發在上年。錢糧蠲免在本年。愈無從填入。相應亦於蠲免之下年由單之首。照依此式填載明白。但改流抵字樣爲蠲免而已。立法不難。行之甚易也。更有要緊稽查一著。則在每年由單到時。其中蠲免流抵款項。該部科將上年奏銷册內。某州某縣所開蠲免流抵銀若干兩。米豆若干石。顏料麻膠等若干斤。逐一磨對。如有册內報數多而由單上開數少者。即行指參查結。如此則册與單劃一。上之奏報朝廷者有此數。下之頒發百姓者亦同此數。一兩一錢不得參差。官吏無所容其侵冒。不虛朝廷至大之恩矣。又臣查康熙四年五年分錢糧。應流免康熙六年分者。約計有數十萬兩。今時已仲夏。百姓沾恩。正在此時。祈勅部速議通行。使有司知

朝廷立有稽核之法。便可預遏其侵冒之心。事關錢糧。語多瑣碎。字復踰額。貼黃難盡。但以

朝廷數十萬錢糧。蠲抵須有實用。地方數百萬黎庶。蠲抵須受實惠。所係重大。故寧冒繁瀆。不厭詳明。統乞

鑒宥。採擇施行。

靈壽條陳時務

陸稼書 見卷第一

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
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濶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
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卽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
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
行不得視爲故套勦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懼而
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
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
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
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
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畧陳一
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

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畧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為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叅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為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册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

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奉

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得使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漑易涸雖與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漑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

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澇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絀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甸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濶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

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庶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弊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

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瘠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即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為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

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

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欵

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須
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俛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藉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
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

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
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
事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
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
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
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是國家受
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
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
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强以煢獨無告之民
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即有
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煢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

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倘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已橐。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

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乞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上高念東先生論地方利弊書

張起元 見卷第十

頃叩雲亭過承厚款託之以肺腑永之以晨夕且謂茲會不爲無益若深幸貞之一來者在老先生爲汲引後進之常然而當之者愧矣於其將別詳詢吾鄉利弊欲即告之撫軍爲民請命又恐語不及悉令退而削牘以進此見老先生惓惓憂國憂民固無間於在朝在野貞雖愚昧敢不竭其一得伏聞撫軍入境清節峻猶一洗中外苞苴之舊羨金之禁凜若嚴霜部下守令人思自奮洗手奉公豈非盛事貞獨以爲羨金可減而不可除其禁宜徐而不宜驟何也今之守令誰無家室誰無使令誰無交遊服食器用月奉所入實不足以辦此所資者止此羨金耳今欲盡革而去之則必屏妻子去僮僕閉門塞兌鶉衣鷇食而後可如其不能必將取給

於詞訟夫計慮及於詞訟必且變易曲直顛倒是非閭左之禍尙忍言哉葢羡金其利散而人不覺鬻獄其害大而民不堪以此方彼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是莫若風之以儉朴其有甘羔羊素絲之節者自能厲留爪抵璧之操葢用者無多則取者自少也誠得若人卽亟登薦剡予以不次之擢吏治翕然其一變矣區區羡金肯自汙乎此欲其減而卽除禁之徐而實驟者也言訟獄於今日變態可謂極矣蚩蚩之民卽覆盆向隅多若屠羊在肆噤不能發一聲其得自達於上臺者十才一二彼紛紛赴控大約皆如鬼如蜮之奸人耳睚眦小怨輒興風波萑苻竊發卽誣爲間諜之人東人嚴禁强名以逋逃之主近緣東土賦役缺額訐告者又多在隱占矣少則數百畮多則數千頃村落方隅言之鑿鑿聽斷之下了無情實彼奸人豈漫爲嘗試哉葢以吾東土田曠邈下中之戶

亦可丁晰，凡有丈量，必不能先後一轍，蓋尺之長短，步之斜正，皆足致訛，非必眞有隱匿於其間也，苟有數弓之贏餘，告者已得藉口，訊者即不敢繩以誣告之律，一讞再讞，雖無可得之罪，而一家之產罄矣，是投牒之時，告者已立不敗之地。下檄之日。被告已無自全之策。況彼奸人，原無家業，一息尚存，又何所失，但使上臺肯受其訟牒，已志滿意得，爰書之曲直，已置之度外矣，惟當審慎於受牒之初，見其確有足據，始下其牒於郡縣，務令詳核，鬬實其罪者，即置重典，苟其不然。告者亦抵以應得之辜。上不存姑息之心。下自獲和寧之福矣。又何鬼蜮之足慮也。

國家用鹽筴以佐大農，其所從來，已非一日，歷代殊制，南北異宜，無容悉數，以吾省言之，召商行鹽，爲前代成法，我
朝開創之初，間有計口納稅。而聽民間自相貿易者。實良法也。後

恐迹涉私派遂令永停仍復召商之例如儆縣在官止有一商課金額僅六百乃呼朋引類動數十人分地列肆亦數十處彼將射利民則何堪誠獲私販即蕩產斃命固其宜也間有東村買鹽西村獲之已爲盜販南店售鹽北店見之亦稱私商拷掠索取備極慘毒一歲所網地方之利不下三四千金而國課仍多逋欠者以此輩原屬市井無賴一旦既得重資即輕裘肥馬遨妓徵歌不旋踵而蕩然無餘非如南中巨商家本素封量入爲出子孫可世守其業也儆縣戶口四萬有餘每丁斂銀二分其額已足且與銜銀併徵不覺爲煩國稅以辦而民間所省者不可訾算矣一邑如是一郡可知一郡如是通省可知此當亟爲題請者也至於懋遷有無爲天下之通義況水旱凶豐實四方不齊之數專賴轉粟以救之是以有凶歲而無饑民今之有司往往禁糴於其境中昔秦饑

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尙譏以四失廼今天下一家誰非
朝廷之赤子而斥言遏糴是誠何心說者謂天災流行彼地已不能支今復聽其移粟我地亦將爲之續矣不知上爲民謀不如民之自爲謀彼其出而與人相貿易者皆其蓄積之有餘者也且荐饑之方誰肯坐而待死糴亦必不能禁其令一下奸吏蠹胥卽刼制商販恣其啖食谿壑已盈仍聽之去是禁制之令徒爲若輩賈利之地耳何如定爲厲禁有乘凶荒而閉糴者罪之卽爲常平之善政商賈永無吏胥之擾矣生民利病固難指數目前所急莫此爲甚故覼縷言之若夫利害之僅在一家僅在　邑者則屬私情何足以酬懸懸下問之意乎貞之所言倘有可采幸卽告之撫軍因人情之患苦更一方之弊法其爲三東造福不可窮極矣

敬陳末議疏

尹元孚 名會一博野人雍正甲辰進士官工部侍郎有健餘集

竊衣食爲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
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
命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
綸音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老農與
修水利實力奉行惟是臣生長田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
心籌畫謬抒管見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有其候故農時以勿
違爲先而力田以早種爲主葢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
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與
耜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播麥之

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暖當於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於五月刈麥之後在麥地播種蕎麥於中伏以內芝蔴多種於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戶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

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勘如逾時而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面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蕃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濶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

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犂則以三覆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鉏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強抑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鹻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鹽鹻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濕氣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者未

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爲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册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匾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

一女工之宜勸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疋之需爲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爲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卽能紡絮十二三歲卽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費女工故也臣愚以爲寸絲之直可以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於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

杼貸於織布之戶量取質直或將無礙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倣效行之久而比戶連村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

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

上周大中丞書

郭復齋 名起元閩縣人舉人歷知盱眙桐城至泗州知州有介石堂集

門下閩人也竊願言閩事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滋潤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離支柑橘青子荔奴之屬耗地已三之一其物猶足供食用

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邊外謂可以驅寒耳今則遍於東南飲煙者無間暑寒為用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閩田既去七八所種秔稻菽麥亦寥寥耳由是仰食於江浙臺灣建延米艘自海來者有風濤魚龍之險自建延下者灘石犖确水潦不時往往阻滯而江浙官吏又輒禁洋遏糴故閭閻時時乏食夫子發令移文採買而境內可以無飢矣竊念古者建國居民不待食於疆外閩地耗於植煙既嚴其禁然小民不知大計終以烟草為利久且復植秔稌火耕水耨沾塗胼胝用力甚勞海民習魚鹽蠃蛤之利者冒險取之逸獲而利饒故惰於耕耘不知民惟耕耘則氣樸而質固習勤而善生古稱孝弟始於力田者良不誣也今惟飭長吏率三老諭衆民以重農務本之益俾通

曉自悟漸革其俗斯阜成盈寧之效可幾也夫子敷教以來士多經明行修今又開設書院義學宜乎孝友睦姻任恤者所在皆是然而士民仰事俯育兼資乎物力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今戶口日蕃而地不加增民之日貧者人與土羸詘之勢異也一人之食十人食之則必飢矣一人之衣十人衣之則必寒矣爲今之圖亦惟節儉以濟其不足誠令中人之家去肥甘而麤糲之一人之食可抱數人易羅紈而布絮之一人之衣可煖數人此雖民間纖嗇之務而登耗安危之機寓焉福興泉漳四郡用物侈靡無論其他即冠帶衣履間動與吳閶杭越競勝不知彼地之膏腴此方之瘠薄財力之難以支也久矣伏望飭吏設禁轉移之衣食足而民仁乃自然之效也仰祈垂鑒而採納之幸甚

布帛羸縮說

郭復齋

江南膏腴之壤植木棉女紅惟布為多漢張騫通西南夷攜種至中夏盛於楚豫閩粵宋初南省始遍植之而織婦最為勤苦碾彈紡績工亦勞矣而一布之值不敵匹帛之什一工多利少不足以供口食季女斯飢艮不免矣要惟樹桑治蠶之利可當耕耘也永嘉有八種蠶一曰蚖珍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績六曰寒珍七月末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夫農家四時有暇而蠶繭八種可成計至便也苟能講習其業俾布帛兼資以為水旱凶荒之備人事之修可補天行之缺誠莫善於此者也吾省郡邑多濱江杭湖古稱下隰宜桑得地利也而諸邑少植之桑既不足并蠶不育遇木棉不登之歲紡車空懸女紅歇絕坐致凍餒貽無策

其謀生也拙甚矣爰為說以導之。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七目錄

財賦三

孫穀齋區田說

王爾緝區田法

圖田法

井利說

井利補說

尹元孚禁止踹麴疏

方靈皐與徐司空蝶園

王汝如紀山蠶

王伯洛漕弊疏

姚弱侯與蔡總漕書

又與蔡總漕書
王爾緝裕國便民餉兵備荒兼得之道
姚弱侯請定漕船年限疏
陸道威漕兌揭
于北溟嚴禁漕弊各欵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七

吳江陸燿朗甫輯

財賦三

區田說

孫穀齋名宅揆館陶人諸生

昔湯有七年之旱伊尹始作區田元王禎農書推本氾勝之之法以爲每田一畝廣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一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又可疏風方不熱壞苗且以其土壅根除隔空可種六百六十二區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過多糞力峻熱即熱壞苗有害與區土相和布種勻覆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着苗出時每一寸留

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別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遍。每穀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種既密。穗又長大。時恐風吹折。其為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春種大麥豌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穈黍。按粟米者稷也。俗云小米。稷與莠相似。故韋昭國語註云莠似稷而無實。穈黍不黏者一曰穄。今人以穄為稷。音似而誤也。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每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惟用鐙哨平聲臿也钁巨入聲鉏也钁劚。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矣。齊民要術云。兗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為之。一畝可百石。人多疑焉。古斗三當今之一。或者以是歟。康熙丁亥。桂林朱藴叔龍耀為蒲令。邑處萬山中。高陵陡坡。

非雨澤不能有秋爰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於是爲圖說刊布之以爲務農者勸此則近事之明徵也徐元扈先生有言三代制產非以多與之爲厚也諺云務廣地者荒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后稷爲田一畝三畎伊尹作區田負水灌溉古之治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大禹時稷爲農師洪水初治作乂之土甚多恐民務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使精於業即五十畝可食八口之家矣豈不諒哉故詳述其說以著於篇

盛柚堂云近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爲之計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音於雍正末亦曾行此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

區田法

王爾緝見卷第十三

區田按農政書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務爲之以是支六年之旱而民少流殍其說雖無他書可證然要之其法非智者莫辦凡少地之家所宜遵用至旱荒之時水泉闕少之鄉尤宜重留之意也其法大約謂一畝之地濶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區長濶相間通二千七百區空一行下種於所種行內則又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區上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撼依此法者倘不爲蝗傷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十石余竊謂其法真貧家濟荒之勝策但如隔區間種

不但中道難行，亦且耘鋤水灌皆費周折，不如視地濶狹，於中畫路，以一尺五寸逼畛為度，而畫一種禾之溝，亦以逼畛一尺五寸為度。區規深則一尺，用熟糞一升，照數均入，以手按實，視其可灌則按時渥灌之，為工省而法捷也。至若一區能收穀一斗，一畝能六十石及三十石之說，則亦恐不然。昔余當庚子辛丑大旱時，亦曾力務為此，雖人事未至精到，要之工力頗勤，亦只可畝五六石而止。彼畝收六十石三十石之說，或古人誘人力務區種之旨乎。然如大旱之歲，鄰田赤地千里，而區田一畝，獨有六七石之獲，果若數口之家，能殫力務成二三畝區田，便可得全八口之家父母妻子之命，其收效不亦宏且厚耶。嗚呼，豐儉不常，是乃天道，家無素蓄之粟，抑且父母妻子之責，上下關於已身，即夫思患預防，可無慮歟。

陸桴亭云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鍬钁墾掘有牛犂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於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而得粟欲數十倍於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令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犂治田甽甽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畝間爲隴隴廣一尺積甽中之土於隴上一畝之地濶十五步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爲甽隴三十道甽之首爲衡溝以通灌輸夫甽隴分則牛犂用矣衡溝通則車戽便矣甽廣於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令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礰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徵潤之苗

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爲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鋤生葉以上乃漸耨隴草壝土以附之其應下壅及應閣水復水俱依今農法治之當必有驗

圃田法

王爾緝

圃田種蔬菜之田也其法繚以垣牆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贍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畝數至半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先作長生韭一二百畦時新菜二三十種惟務多取糞壤以爲膏腴之本慮有天旱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又可兼種麻苧果穀等物比之常田歲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至於養素之士亦可托爲隱所因得借贍如漢陰之獨力灌畦河陽之閒居鬻蔬亦何害於助

道哉。

井利說

王爾緝

或問豐川氏曰。水利爲救旱第一義。然如旱日之久。則江且落。河且竭。淵泉亦且微而涸。將取水之路。不且窮乎。水路窮而生民之旱饑將奚濟歟。豐川氏曰。不然。不見吾夫子繫易之辭。有曰井養而不窮耶。則如掘井一法。正可通於江河淵泉之窮。而實補於天道雨澤之缺爾。或請其詳。豐川氏曰。吾生陝西。未能遍行天下。而如河南湖廣江南北。足蹟則嘗及之。山西順天山東則嘗聞之。大約北省難井之地。惟河南西南境。地勢高亢者多。井灌多難。至山東北京則可井者且當不止一半。特以地廣民稀。小民但恃天爲生。畏於勞苦。而歷來當事亦畏於草昧經營。故每逢荒時。率聽天

處分任丁口之流離死亡耳惟山西則民稠地狹爲生艱難其人習於儉勤故井利甲於諸省然亦罕遇召父杜母爲監司故行井處終不及空閑地畝之多至於吾陝西安鳳翔二府則西安渭水以南諸邑十五六皆可成井然亦以民習於惰少知用井獨富平蒲城二邑井利頗盛如流渠米原等鄉竟有泉深至六丈外而往往掘井汲水以資灌溉甚或用磚包砌工費三四十兩一井轆轤四架而灌者故每當旱荒時富平蒲城二邑流離死亡者獨少鳳翔九屬水利可資處殊多於西安而如棄置未講者亦且視西安爲多夫天道六十年必有一大水旱三十年必有數小水旱即十年中旱歉亦必一二遭逢矧今西鄙之兵事未已即天道之旱荒易生今且去前小荒已及十年去前大荒且四十五年而年歲之收成累歉民間之積貯頓空倘如不幸而更遇雨澤之不時如前

庚子之旱連二載。更不幸如前三十年庚午辛未之酷旱四年。而且或如前此之塞外兵糧仍取諸東省。將何恃以無恐乎。計惟地下之水泉終無竭理。若按可井之地。立掘井之法。將不但可濟江河淵泉之乏。亦正可補江河淵泉之窮。而實利溥於北方。貽澤可及百世耳。今計其規制之詳。則首在視村堡人丁多寡之數。次視地勢高下淺深之宜。又次計成井取水難易省費之詳。又次必先事預爲之備。不可以緩時失事機。而緊要則在鄉約村村得人。而大頭腦則在太守。知明行力。實心期於報君字民。嚴飭州縣不得虛應故事。而信賞必罰。絲毫不以假借也。何以言首視村堡人丁多寡之數也。凡天旱則旱地收薄。甚至不收。一不收則丁戶失養。不流離。卽死亡。將來戶籍凋零。田畝荒蕪。憂在司牧所不免耳。故凡乏河泉之鄉。而欲興井利。則必計丁成井。大約男女五口。必須

一圓井灌地五畝十口則須二圓井灌地十畝又須糞灌及時然後可充一歲之養而無窘急之患若如人丁二十口外得一水車方井用水車取水然後可充一歲之養而無窘急之憂井若不稱人數即所產不敷人用雖欲不流離死亡寧可得乎此所謂必視人口之多寡以成井也何以必視高下淺深之宜也地勢高則爲井深而成井難地勢下則爲井淺而成井易然又有雖高而不帶沙石成井反易地勢下而多有沙石成井反難者故地勢高下淺深之宜所宜次辨也何以又次須細計地之成井難易取水省費之詳也成井難者其費重成井易者其費省取水難者其費重取水易者其費輕省則可按其地而量助之官穀費則可稱其費而多借之倉糧鄉約係本地之人必知村中人家之貧富砌匠係久做之人必悉其工料之情實但得鄉約井匠計估不爽州縣官公

明勤慎仔細斟酌即借約而事舉中無意外之隱奸得售耳故成井與取水之難易宜次計也何以又言其次必先事而豫備也前此康熙三十年之荒接連四年五十九年之荒小矣然亦薄收者四料觀古可以類今即今此西安之荒又安知來秋之不旱乎若不豫爲之計一切井工器具豫成於來春二三月間倘如夏後仍旱而田苗資水抑又何及乎故必悉心悉力務於來春二三月間井成器具乃屬未雨之綢繆先事之良畫也故曰必先事豫備也何以言要緊在鄉約得人而頭腦在太守飭州縣信賞必罰也蓋鄉約不得人州縣官雖賢豈能一一親視雖上司官悉心計度籌畫詳允無奈其所以承行者盡屬具文祇以虛文應故事且無論鄉約必舉非其人即鄉約得人下不尊服動輒掣肘亦豈能成就此一大事乎然非太守刻意巡察州縣畏法遵令不敢玩愒苟且

奚以得一郡舉無廢事闔屬終無死亡流離乎故曰要緊在鄉約得人而大頭腦在太守眞心報國字民無令州縣得以虛文應故事也至如細計工程辦物料籌費用察舉廢別勤惰而定賞罰則尤須切情合宜而無得令大工之中沮功罪之卒淆則又成事之資藉奏績之機緘爾蓋吾又細計其詳凡爲井之地大約四五丈以前可以得水之地皆可井然用轆轤則可而用水車則難水車之井淺深須在三丈上下且即地中不帶沙石而亦必須用磚包砌統計工程井淺非七八兩不辦井深非十兩以上不辦而此一水車亦非十兩不辦然如大井之滋苗則深井亦可灌二十餘畝淺井且可灌三四十畝但使器具便利糞灌及時耘耔工勤即此一井歲中所獲竟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夫費二三十兩而荒年收百石所値孰多且如相地度力或地段寬長丁口衆多一家而

開兩三井。又如地段窄短。人丁寡少。或數家而共爲一大井。且如稱田丁合衆力爲之。卽事舉不難而又可忽耶。小井多不須磚砌。卽工匠不過數錢。器具不過一兩可辦。若地中帶沙。須磚砌者。一切工費。亦止在三五兩外。然一井可及五畝。但得工勤。十四五石穀便可得。更加精勤。二十四五石可得也。夫費四五兩而於荒年收穀十四五石。甚至二十餘石。所值孰多。且卽八口之家。便可度生而有餘。又可忽耶。又砌井用磚。此非倉猝可辦。旣期井成於春間須諄囑鄉約。慘淡經營。統計一鄉之井。須磚若干。有窰之鄉。開春卽舉。無窰之鄉。鄉約董理。卽謀窰塲。其燒窰之物。或煤或薪。及一切工匠之工價食用。或鄉約借於鄉中。約以秋後償穀。或借貸官穀。亦必令償之秋後。又如居近南山之鄉。井可用石代磚者。則一鄉通力合作。次第成全。至其可用之檔木井架水車轆轤等木。

則鄉中寺觀之木可借用者借用。此亦神所喜也。富家之所蓄。與或其地之所產則鄉約評價。或借官穀立償。或鄉約作保。亦償以秋後之穀。或亦鄉之善人所樂為也。澆灌時食用。則鄉約詳察貧富。或即保借於本鄉。與或借之官倉。總期濟事。而無令之失時悞事。而如開井之日。與灌苗之時。太守先差的當人員。稽察各鄉之舉廢。仍時乘馬巡行屬邑。務必於屬邑一周再周。又但一巡行。即必攜帶酒肴。凡勤而如法者立酌之酒以勸。惰者立即加之責以懲。鄉約亦必一體加以賞罰榮辱之端。而如州縣官之宜奬宜戒。更必毫不得假焉。總之要一郡之內。村村大小之井相間而成。戶戶備旱之具無有不豫。家家取水之水車轆轤。皆一一備具於夏前。凡工費不足者。皆鄉約通融酌劑。或稟官借穀。或保借於村中。即於秋成責其計穀之價。用加三之息一一盡還。而此外如地高

難井石田絕水之鄉與夫寡婦孤兒單丁獨戶僧尼流客師巫樂工或有人而無田或有田而無丁或有田有人而無衣食日用之費皆須鄉約悉心計處稟官酌法令得通融井利逢荒皆保身命不使一人一家流離餓殍且舉一邑之境無論地勢高下盡皆享有水泉灌溉之利而獨得不饑不流於旱荒之際則是天工之缺於生者直補之以人工之巧地道之虧於成者盡贊之以殖物之能他鄉盡飢而此鄉獨飽竟若此鄉別屬一天鄰邦多逃而此郡胥安儼似此郡獨爲福地是則以愛養生民報國恩以轉移凶荒殫撫字彼大學之引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中庸之贊至誠曰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嗚呼則如此一太守也不謂之民之父母不可矣其功德所被不謂之能贊天地之化育不可矣夫受天子命父母斯民而能眞不愧於民之父母乾父坤母以

生原來配兩儀作三才而眞能贊天地之化育不亦大丈夫榮世壽世之一大美事且快事耶

井利補說

王爾緝

大抵井利一事有正規有推廣正規者地方開井不論田境地畝之多少寬窄但計丁爲准人過十口者必令開一大井止四五口者亦必開一小井有可井之田而無人則令地主推佃無田之人有効力之人而無可井之田則令身役人等爲之公議可井之田而酌平其租此正規也推廣者若如人丁少而家計尚足支持則雖四五口甚至兩三口者亦務令其合左右地鄰公同共成大井製造水車爲費蓋大井水車不但省力於轆轤桔槹灌得地畝數多亦且有井有車之家即有人力與糞多工力亦種不得如許井

田正無不可租此井地與人逼利令無田無井者得佃此田即田主可安坐而得粟猶之乎財主不動聲色而一歲有自然之生息利益耳陝省渭水南一帶州縣民情懶而且淺天旱時寧令可井之田荒蕪於旱而不知穿井灌禾又捨不得錢包井製車且下不得力下不得氣爲人承佃此及到得大荒討無所出則成羣搭夥相率捨身捨命棄田拋家而逃直可憐可恨耳又如每州縣鄉村地方必有二三分鰥寡孤獨流客緇黃本來無田無力路窮計絶之但大鰥寡孤獨既處同鄉平日不係親族必有瓜葛即乞丐緇黃亦平日到門祈望惠澤朋率游從應接仁人君子俱宜推分施仁以滿吾萬物一體之願矧陝西鄉俗無地不有寺觀常住之田又雖小村落中亦必有田多井餘之家若正印官善教化則地方鄉約輩知務仁風樂行善事於此輩或佃或捐可用井灌之鄉糾

衆之力首爲之倡義公灌一二畝以明愛老憐孤之誼卽且流客緇黄中間亦合有一半膂力未衰之人則約之佃人井田不得曠時負租以存身命如此則上之可明此鄉仁讓之風次之知合衆力以濟井利亦於有田無人之家可收不耕而穫之益而本無井利之輩亦得借是免於流殍而兩利兼得也總之開井興灌一事全在正印宜殫力體國佐貳等員奉公巡查鄉約輩村村得人監巡者督勸有方而要領則在中丞切於爲國興利爲民造命之誠心感孚衆志而一切士庶不敢玩忽怠弛藐法惰職卽二年便可成功奏績比及三年而陝省井田且當式四海而師百世矣是惟明年春夏間一循大禹過門不入之勤勞作倡於上而後可也總之此事期於可井之鄉逢荒皆收麥穀之利地方之人老幼客主皆養於井利之中天道之不足補以人事之有餘四野之饑饉救

以父母之誠求。如此則盡人物之性。直可贊天地之化育。而洪澤人施。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禁止踹麴疏

尹元孚 見卷第十六

臣查燒酒所需。高粱為多。而中州所植高粱為盛。蓋因地土平衍。蓄洩無備。雨水稍多。即處淹沒。惟高粱質粗而稈長。較他穀為耐水。故種植者廣。其稈名曰秫稭。民間編籬葺屋。織薦炊薪。莫不取給於此。而黃河兩岸。堤長工險。歲搶二修。必需秫稭墊鑲。所用更不可勝計。獨是高粱之為物。易朽而難於久貯。因用以造酒。資其利以濟日用之需。相沿既久。習以為常。而大開燒鍋。興販射利者甚少。民間取用。惟明流居多。其色類於燒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槩飲燒酒者十之二三。飲明流者十之八九。此酒家常率

能自造隨處俱可零沽幾於比戶皆然使禁燒酒而不禁明流則造酒仍衆若禁燒酒而并禁明流則犯禁者愈多此臣仰體
天心再四籌畫順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請嚴禁者也惟是造酒必需麴蘗踹麴必用二麥豫省產糧惟二麥爲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莫如踹麴爲最甚凡直隷山陜等省需用酒麴類皆取資於豫故每年二麥登場後富商巨賈在於水陸馬頭有名鎮集廣收麥石開坊踹麴耗麥奚啻數千萬石臣於到任後業將禁止踹麴緣由恭摺奏明夫麥乃五穀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麥糧則損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踹麴即裕一分之積貯是禁麴既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清造酒之源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逐戶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踹囤積販賣者請

旨敕部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裝牲畜馱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即行查拏究治庶幾麥糧歲有餘積儲蓄日饒而踹麴不行則燒鍋亦可漸減矣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以及棗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敢贅瀆

與徐司空蝶園

方靈皐 見卷第五

河北諸路旱荒

聖主減膳弛縣詔廷臣言事而羣公未聞進嘉謨以佐百姓之急者夫備災宜豫非倉卒所能舉今野荒民散而新穀不生所可為者惟無使舊穀妄耗耳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周官凡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時蜡酺耳漢制三人無

故其飲罰金一鍰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衆忽不察者惟酒爲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校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其藏富於民與古者耕九餘三之數等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豈宼言以欺世哉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況以歲凶而去酒乎至公家之事不過歲祭孔子廟及賓興鄉飲有司自可及時以釀周官所謂事酒是也今功令通禁燒秫爲酒而他酒及酒肆無禁故衆視爲具文而官吏反得因緣以爲姦利宜著令凡酒皆禁絕令到之日有司巡視鄉城已成之酒皆輸公所俾其人自賣而官監之盡而止

過此以往有犯禁者其店房什器官沒之若私釀於家則紳衿褫服白衣決杖罰用漢法凡境內有酒肆而有司不能禁察者奪其官首舉者賞五十千夫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喪無哀者非故欲拂人之情也不如此不足以齊衆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俟數年之後穀粟陳陳相因然後用漢法變而通之間歲官賜民酒戶三斗俾儲以共祭祀婚姻養老疾有非常之澤然後賜酺如此則政有常經且可以正民之禮俗矣世人樂因循偷苟有述古事陳古義者輒目爲迂濶然自公卿大夫吏士務適時宜而羞爲迂濶者蓋數十年於玆矣則其效可睹矣太夫人春秋高不敢告公以難行事如此類言之者無過而實良圖望宿留聽言

紀山蠶

王汶如名淓恂號書巖諸城人官兵部主事有匡山文集

吾鄉山中多不落樹以其葉經霜雪不墮落得名一名槲葉大如掌其長而尖者名柞總而名之曰不落皆山桑類山蠶之所食也蠶作繭視家繭較大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顏師古註檿山桑也作牧言可畜牧以為生也蘇氏曰惟東萊有此絲以為繒堅韌異常雖樸質無文然穿著多歷歲時故南北人通服之人食其力習為業其勤苦殆有倍於力田者初春買蛾下子出蠶蠶形如蟻採柞枝之嫩葉初放不及麥大者置蠶其上捆枝成把植淺水中不溢不涸方不為蠶患看守不問昏曉謂之養蛾保護如法蠶長指許納筐筥中肩負上山計樹置蠶場大者安放三四十千次則二十餘千或十餘千不等狐狸猥鼠鷹鴟烏雀蛙蟥蟲蟻無巨細皆嗜蠶防禦疎則飽無厭之腹以故晝則持竿張網夜則執火鳴

金號呼喊叫之聲殷殷盈山谷極其力以與異類爭如此者兩閱月鳥獸昆蟲之所餘者十纔四五顧又有人力不得而爭者旱則蠶枯澇則蠶濡雖經歲勤動而妻啼兒號不免矣噫四民莫苦於農而蠶夫則又加甚記之以誌感焉

漕弊疏

王伯咨 見卷第九

國家大計莫過於漕比年以來東南辦漕之民苦於運弁旗丁肌髓已盡控告無門此可晏然任之而不爲之所乎按前蘇松按臣秦世正題定每兌漕糧一百石准加米五石加銀五兩業經奉旨遵行在案乃聞近者民間赴兌水次每漕糧百石米加至三十石四十石不等矣銀加至六七十四五十兩不等矣此外尚有潤米每石加五六升不等矣民視弁丁如同虎狼至於典妻賣子折

屋鬻衣以飽驕軍之腹稍不遂意甚至糾衆凌官如漕臣周卜世所題吳江鼓譟一案豈惟民膏吮盡抑且國體大傷漕事至此尚可言哉臣再四察訪乃知弊之所流必有其源在運弁旗丁亦有所迫而然也今不先寬軍力而徒禁其橫取於民雖日釁一弁於市而弊風決不可止以臣所聞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之苦有抵通之苦何爲水次之苦其一爲買幇陋習幇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當僉運時富弁行賄買幇費至二三百金貧弁坐得低幇是貧弁處必欠之勢而富弁甫僉運已費二三百金矣此一苦也其二爲水次陋規衛丁當承運時有衛官幇官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至府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禮漕院糧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刑廳票差每船送一二兩不等

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修艌。或查日報。或查開幫。或提頭識名目數十。難以枚舉。間或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幫。書吏又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又有刑廳差人代爲歛費。蓋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又一苦也。其一爲勒靳行月二糧。布政司派給行月錢糧。舊例行文各府縣支領。每船約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而州縣糧書。又有需索。每船約送二三兩不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又一苦也。此三者。所當清釐於交兌水次之時以恤弁丁者也。何謂抵通之苦。其一爲投文之苦。船一抵通。倉院糧廳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共費十兩。皆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另索每船常例三兩。此一苦也。其一爲胥役船規之苦。坐糧廳總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歛。其不送者

則稟官出票、或查船遲、或取聯絡、或押取保、或差催過堂、或押送起米、或先追舊欠種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又一苦也其一爲過壩之苦、則有委官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濕等費、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恃强、剪頭偷盜耗更不貲又一苦也其一爲交倉之苦、則有倉官常例、并收糧衙門官辦書吏馬上馬下等等名色、極其需索、每船又費數十兩、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雖經奉旨題革、今又改名復用、小歇家改名僱長、大歇家改名住戶、借口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無送者刁難阻凍、又一苦也其一爲河兌之苦、河兌法本兩便但間有踐踏偷盜混籌搶籌種種難言之弊、前經督部臣王永吉疏題、又經運官盧廷選登聞控告、屢經部臣疏覆、未見所以整頓之方、此又一苦也、此五者◦所當清釐於抵通之後以恤弁丁者也◦至於過淮之苦、亦有

積歇攤派吏書陋規投文過堂種種諸費往年過淮每幫漕費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自總漕臣蔡士英剔弊釐奸並不差一官一舍下幫凡船到投文即親臨河干盤驗發行頃刻不停是以官丁分毫無費今歲完糧遂多以是而觀天下無不可清之弊存乎其人耳以臣愚見水次之害責在糧道運官宜全用守千不用土弁聞散每遇僉運將應委職員或彙報漕撫漕院過堂拈鬮或公同布按都司當堂拈鬮則買幫之害除矣令箭牌票片紙不到幫以漕務責成刑廳并禁其雜票則水次陋規之害除矣布政司現給行月二糧勿行州縣則勒靳之害除矣布政司糧道有不率者立行糾叅則漕撫漕院之責也抵通之害責在部堂倉督使投文者立收立拆嚴革保家則需索之害除矣禁止差票嚴革走部則胥役船規之害除矣嚴訪委官伍長之弊則過壩之害除矣依船

次先後交納。不許攙越。曬颺有節。則交倉之苦除矣。毋遇河兌先一日糧廳躬赴河干。與運弁兌過米若干石。令本弁自備蓆木。官撥人役領守。次日官自兌與旗丁。則流兌混搶之苦除矣。

皇上仍不時專官察訪。有官不勤敏。役仍需索者。以法治之。則朝廷綜核之權也。凡臣所言。皆積年舊弊。夫去弊之法。不在追究既往。而在嚴飭將來。如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敕下部臣及總督諸臣。詳議去弊良法。無論臣言所及所未及。悉心條奏施行。如督捕條陳故事。然後重申約束。有敢悖

旨橫增於五石五兩之外者。官拏問。丁梟示。孰敢不遵。庶幾漕政一新。東南之民稍有起色。於國計亦有裨也。

與蔡總漕書

姚弱侯 見卷第十五

敝府南米原額一萬八千九百五十餘石今除荒徵熟至順治十三年實徵一萬二千六百三十餘石應解江南布政司聽其改撥兵運二糧但以運米入省既有上水船錢掛號取批各項等費一百計留難多方勒索有米到數月而不得交者有交米而不得批者有米至南而復改撥別府兵餉別衛運糧者敝府舊例點糧長爲區頭以解南米一次輸區傾家蕩產兼之公貼私幫合邑受其苦累至近日極矣弟目擊傷心細攷其故總因南米一事撥無定數撥無定地撥無定期或撥兵餉或撥運糧多寡遠近定於臨時藩司郡縣之胥吏一線穿珠上下蠶食或此年撥入皖餉則云調停上下使用多金或此年撥解別府則云打點不周罰之遠涉此敝府無不破家之區頭而亦無不飽暾區頭之胥吏也窮其根本救其大弊惟有定南米爲皖米以皖糧足皖餉一法夫南米載在賦

役全書原解布政司聽其改撥兵運二糧非有一定不可易之例也皖亦有兵餉與其撥皖米以供別地之兵不若撥皖米以供本府之兵也皖亦有運糧與其撥皖米以供別衛之糧不若撥皖米以供本衛之糧也皖爲操撫駐節之地與別府不同標兵餉米凡三萬餘石本衛運丁行月糧亦苦不敷年年待池州等府解米協濟夫解敝府之米以供別府丁運二糧又解別府之米以供敝府兵運二糧勞兩地之民力耗兩地之民財不若以皖米供皖糧爲兩利而長便也況布政司每年亦未嘗不撥皖米爲皖糧也以順治十三年計之安慶府南米盡撥皖標兵餉共一萬零八百三十餘石撥皖衛行月糧一千九百餘石其撥江寧右衛行月糧不過六百六十石而已以敝府南米全額一萬二千六百三十餘石而止改撥別衛六百六十石則別衛得敝府六百六十石之米無關

輕重即可見敝府南米無關別衛行月糧之輕重明矣然則定撥
皖米爲皖餉亦實實可行者也但運米者利於有一定之規而撥
米者利於有臨時之撥寧可散撥於後不肯定撥於先收放在手
高下由心蔣撫軍爲撥去年南米作皖餉一事布政司胥吏執拗
支吾至懲責而後已語云利於民者必不利於吏豈不難哉敝縣
近日議革區頭弟溽暑抱病血下如注以一年不見一客之人今
同鄉者里老集議於城隍廟者三日不決於茲矣總因解南米一
大苦無人敢首爲承當上下胥吏又從而恐喝之弟當衆矢神願
於變法之初代區頭解運一年以徇百姓之急而僉議又以爲非
體憤懣之極家父往見蔣撫軍言及定南米爲皖米以救合府生
靈蔣撫軍素洞解南之苦即爲舉行但云此米兼兵運二糧不便
擅專須從容請教老公祖方可弟敢專函拜懇倘蒙許允惠以德

音弟即扶病出見蔣撫軍乞其移咨老公祖及郎制府將敝府南米永定爲敝府運丁行月二糧及皖標兵米之用免其解南候撥既省道路遠涉之費又杜胥吏勒索之奸而敝府一歲中可救百十家積之永遠便救千萬家弟惟同合郡父老子弟拈香萬拜以祝老公祖福祉無疆而已病中勉泐不盡拳注

又與蔡總漕書

姚弱侯

前廬府關稱廬六二衛運丁行月二糧本折均徵將敝府舊解廬州麥折銀每三錢改米一石解廬此係通行事例不獨敝府也弟愚見以爲本折均半部咨已定自當遵行但或有通融之法於近地徵米遠地徵銀既不失均半之成規而可省遠道之脚費又或本地有存貯米及應解別府米酌量就本地撥給如敝府運丁行

月糧原編徽寧等處今一半本色即於本府萬億倉支給不足者題於本府應解布政司南米內撥補此見行之例可倣也況近地徵米則行月二糧即時隨漕起運不致有悞兌期遠地徵銀則編折二錢原係春夏開徵亦可先時起解其於漕事實爲兩便若遠地徵米則以安慶一府論之協濟別府之米必在本府漕兌之後即令星夜起解已自後時陸路有盤腳之艱水路則有風水之阻非惟勞民亦且誤漕故漕運議單載嘉靖年間運軍行糧派別處兌運者因徵收不齊每石折銀四五錢不等其明徵也至於運米別府繁費不貲即如敝府解南米往江寧等處一事觀之可見矣但運江寧猶係水運解廬鳳則係陸運爲費較鉅查之會典原有陸運改折之例今廬州既已關至鳳陽尚未文到若解鳳麥米折色亦徵一半本色則共銀九千五百兩以三錢一石算之敝府合

解鳳米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石矣。是敝府見年解鳳之米。與見年上漕之米數相同。而且多於敝府南米之一倍也。其苦累更有不可言矣。推之各府。其苦或亦皆然。此事知已經部定。但弟以托老公祖骨肉之愛。故敢便陳。倘有調劑之法。便爲老公祖萬世功德。惟是山林伏處。聞見不廣。止能竭其芻蕘。未知事勢可行與否耳。瑣瀆縷縷。知在原鑒。

裕國便民餉兵備荒兼得之道

王爾緝 見卷第十三

國家建都燕京。廪官餉兵。一切仰給漕糧。是漕糧者京師之命也。然其糧米。則倚辦於江浙湖廣之南北。至近在二千里外。遠者且四五千。中間公私不貲之耗。至有費過本糧原額一倍者。更如江浙歛收而米貴。盛京豐稔而糧賤。即計南糧一石到京。止可值四

五斗之價甚至有止抵二三斗者究之官廩兵糧毫釐無加而南民國力徒耗於無益之處耳然而其法終不可易者漕糧係京師之必需固不暇顧國力與南民也且中間更有未融之弊存者地方百里便有雨暘不均之時即二三百里間便有收成厚薄穀價貴賤之異今如近京者適逢豐稔方苦無售粟之路湖南北江浙遠鄉糧價適以歲歉獨昂而以功令所限不得不竭公私之力供運則又成豐凶皆病遠近交窘耳以此通盤打算似宜準常平之義通爲酌盈劑虛之計也其法於江浙湖南北近江府縣以五六百里爲度自淮陽以下至山東北京近運河州縣以二三百里爲度緣去運河路遠不通舟楫之處處必須車載故以近爲貴各於水次州縣築倉於豐稔粟賤時江浙湖廣則如平糶之法收糴稻米自淮陽如山東之界則亦如平糶之法收糴麥粟其分管之員或即擇取河工之剩員與或

另選才能其統攝則與各州縣一切積貯統歸各省總儲凡積貯之所皆設大武員添兵鎭守而其提調則外責之總漕總儲內責之督儲統計諸倉所貯之麥米大約合近江近運河之積視每年南漕運都之數始則以足支二年爲度俟漸次常平法行糴本日增必期於足支五年七年爲度葢備預欲寬不欲窄也又必令凡供運州縣與近運河三百里州縣須逐月具天道旱澇粟麥貴賤之數申報總儲總儲即以達京都督儲衙門彙定案卷以便逐年查勘與將來隨宜酌量撥支其支撥之法則供運之鄉但係米價至九錢以上管領官即申報總儲總儲即移咨在京督儲令其撥米價賤處酌撥運京其所折之價統計兌折米價與一切折耗公私脚費每石總費若干始可到京則亦每石減二錢直統送代運之鄉俟於夏秋後仍準常平例增價糴入本倉報數總儲並達在

京督儲。倘如近京之省。偶逢荒歉。粟價貴於南米。卽於南倉不妨就近地儲倉撥發。又如近江近運河之省。或南豐北歉。或北豐南歉。則卽差正員載豐鄉之粟。以赴歉鄉。亦準常平法減價而糶。明

朝廷溥惠斯民之意。庶歉鄉稍濟。而粟本亦益。公私兩利。爾更如總儲既設。各處儲倉與州縣各小倉。皆設專管之員。儲倉則以十分爲率。每年以三分作常平糴糶。蓋倉儲粟多。不能出陳易新。但可抽二三分糴糶也。其官吏之俸廩。卽出自糴本之羨。餘歸常平糴本。各州縣小倉。則以十分分四爲率。每年留二分作備。以一分作常平糴糶。以一分貸貧民。小倉粟少。故可常平。亦可出陳易新也。而貸法則定以加一有五之息還官。其所以必用此微息者。一分息增作糴本。五釐息可爲官吏俸薪。與雀鼠搬運曬晾之折耗。蓋民間私貸少加三分。至貸銀糶未成之粟則不止三分矣。以一分有五爲息。固民所樂爲也。但須嚴禁官吏

之勒索，斛面斗子之遺撒，重收賣票入粃諸弊耳。如是則遠近公私，又無一不利矣。再如京師水利大成，可以變折漕糧，近京沿河倉儲，積蓄豐盈，將三五年間，江浙近江之鄉，山東近河之地，與北京都會，可永無粟貴粟賤，公私兼病之患。然後計便折南漕之米，隨方糴北方近河近京之粟，即便民富國，餉兵備荒，直一舉而四得也。然如儲倉總積之粟，以十分爲率，湖南北須儲足三分半，山東一帶須三分半，江浙江西等數省只以三分爲率。蓋湖南稻米所出，常賤，山東但値年豐，麥米諸豆所出，亦常賤於他鄉，但山東省內通運河之路不多，運至倉儲不易爾。是惟詔地方官，凡水路可通運河之水，巡撫與知府查明題請，官自議法，請旨破帑，或招捐修濬，而不至累及小民爲貴耳。倘如慮小麥難充南米，獨不思人情所喜，麥食爲多，今觀京師食店，麵餠十七，米飯十三，即可知

人情之共嗜況餉兵麥米相兼自古之制嘗觀漢趙充國傳有一馬負二斛四升米八斛麥難以追逐之說即是以推古之餉兵且原麥多於米也今不過十分中用一半分以麥抵米奚不可歟又若疑粟米不可抵南漕粳米殊不知粟米之味原勝南漕亦甲之粳且山陝河南山東等處之兵盡餉粟米何獨北京不可兼餉粟米耶雖然此特書生臆度之見耳至於斟酌損益務期法在必行行之永永無弊則在首擇都掌管天下常平之督儲與外之總漕及各省總儲之十七八大員務極廉公明練之名臣如劉晏輩爲第一義也不然法雖良非其人且行之無效徒紛紛多此一事爾

請定漕船年限疏

姚弱侯

臣辦事垣中見戶工二部會議漕船十年一造事例請

勅總漕會同督撫原限十年之外再展幾年酌議具題等因誠從爲國節省錢糧起見也但運務關臣垣職掌旣有愚見敢不直陳

臣惟

朝廷大計宜審輕重每歲運漕米三百餘萬石以實京師按丁給糧沿途設牐修治河道所費甚鉅不止造船一項但以京師爲天下根本漕米關軍民性命故不吝重費而行之豈不欲節省哉運事船爲最重查明初漕規有五年一造者有七年一造者後酌定十年一造已爲節省矣

興朝歷年因之未有更改今又議展限不知年限愈遠則見運舊船愈敝釘膠易解遇風浪而漂壞必多且額造新船愈少灑帶益重入水深而閘淺愈滯有悞漕糧其未便者一也又部議稱漕船十年有餘豈無可用因請展限所慮誠是也但漕船與江船不同

過牐趕幫撈淺守凍回空一遲修艌不及又趲新運多有不及十年而損壞者節經題報可查況既滿十年約往返六七萬里即有未壞者不過百之一二豈可因此將通漕船一槩展限耶若不論年限之滿與未滿止論船之壞與不壞則未及十年有早壞者將免其按年數追賠之定罰乎竊恐後此造船者不肯選料修船者不肯加工運船者不肯愛惜聽其速壞速造而已初意本在節省久之反費錢糧其不便者又一也臣思維再三節省錢糧不必在漕船一項且十年之內節省一次所節幾何今京通倉陳米除放撈糧外積貯無多又時過仲冬回空阻滯節經總漕臣屆盡美江撫臣董衛國浙鹽臣敖哈等題報此時恤丁催船尚恐有悮新漕豈可議及造船展限之事哉儻臣言可採仰祈

宸斷將漕船十年一造仍照見行例行倘慮官丁間有可用舊船

冒領錢糧情弊則康熙四年七月內已經戸工二部會議補船及
年應造一疏內云據總漕稱十年改造之船旗丁例應措辦貼備
銀兩孰肯將好船拆毀改造但該督務須身親嚴查委實不堪者
方許改造奉
旨依議在案應再請通行嚴飭可也

漕兌揭

陸道威 見卷第二

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在官則官利古之所謂倉廩
實府庫充也在民則民利古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惟至
於中耗則僅飽貪吏奸胥之腹而民生蹙民生蹙則國計日貧蓋
從來漕事之極弊未有甚於江南者明季至崇正之末漕事稱最
病矣然官軍臨兌糧長每百石加耗不過三四石耳其時民間交

米與糧長每石即有至加二三者已不勝騷然繁怨矣迨順治三四年漕費日增一日初猶謂其偶然冀後來或有減少之日至七八年竟立隨漕雜費之名日新月盛運軍以糧長爲奇貨奸棍以倉場爲利藪平日民戶之有身家而稱良善者皆深自逃匿惟恐爲人魚肉而積年之奸猾市棍劣衿無不羣起而入倉場串同各衙門書吏打合運船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應以蠶食糧長如同一派兌也米多者宜先派米少者宜後派總書則故意派其少者或後或先或遲或速或一石而撥幾軍使糧長無在不受顛倒之累則總書從中取利謂之撥花同一出兌也糧長與官軍互論使費此多彼少尚無定局糧長中即有奸棍串同官軍首先出兌故意多出贈耗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謂之做樣又各上臺承差朦朧上臺以爲兌事稍遲非催督不可承牌持票以催督爲名謂

之押兌其實與官旗相爲表裏如去歲某縣官旗得民間耗銀百兩押兌公然分得二十兩是三種者官旗之羽翼也以外又有倉夫本對諸蠹往來而媒孽其間無非奉承官旗魚肉糧長者非親官旗而惡糧長蓋如此則得利不如此則不得利此輩亦以利爲主耳官旗得此幾項幫手所以意氣日驕需索日横於是有踢斛淋尖樣米以至三篩三湯三棒種種惡套又有開厫晝票着押伍長酒錢裝載船錢倒籮種種名色以至講兌則相爭如戰鬬通關則縈難如敕書弊日甚費日增又往往假借上臺之威靈以行之於是各處有司其賢明者袖手吞聲而莫可如何其不肖者又因以爲利此更有口不能言筆不能書者所以舊歲漕兌舉其甚者言之如崑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者去歲米價糙者每石六錢七錢今耗銀至六七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

也其糧長包免收民間之糧則竟至每畝六斗夫崑山額米每畝一斗七八升今至六斗是常以兩倍餘贈一倍也聞之官軍運糧每米百石例六十餘石到京則官又有三千餘石之耗是民間出米三百石

朝廷止收六十石之用也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其爲痛哭可勝道耶是以江南諸縣無縣不逋錢糧而江南諸縣官及各上臺無官不被參罰究竟於朝廷之正供無益而江南州縣且日就貧瘠小民逋負不已勢必逃亡逃亡不已且有不可言者非朝廷之福也試思若留此項耗費以爲朝廷惟正之供則金花白折諸項何至於逋負官府何至於參罰朝廷何至於不足是今日朝廷理財第一大端治平第一大端

皆在於淸漕運一事而漕運一事又不損朝廷一絲一毫惟在淸
中間之耗蠹而已淸耗蠹之法維何無如近日所議民收官兌之
法初亦有言官收民兌者夫官民之間不可爲市且收米一項事
甚瑣碎有修倉看守翻颺等勞蒸折竊取鼠雀等費官不能任勞
勢必責之吏胥吏胥不能任費勢必責之糧長且日久弊生吏緣
爲奸害更百出是官收之說斷斷不可行者況今日之弊在兌不
在收何必更張反生枝葉乎惟民兌則信不如官兌使糧長之面
不見運官糧長之名不塡衛單允爲盡善但其間節目亦有當細
講者如隨漕一項在明朝不過謂之濕潤米每百石止有二三石
而已乃近年因京中交兌皆係河收兵丁混擾苦樂不等交卸頗
難是以
聖旨亦酌有五兩五石之制究竟有漕之處不能遵行馴至極弊

然聞去歲交卸已復倉收之舊每船止費銀三十兩是每百石止費銀六兩又每船免米三十石官旗多賞花紅本源旣淸下流之拯救亦易易矣是在各上臺斟酌事宜或恪遵
聖旨或再量加務令軍民俱安兩不相虧定爲畫一使各縣遵守無如向年雖有奉
旨之名實有倍
旨之實其官旗有爭執者須令親開一路衙門使費果係多少則其末立見矣隨漕旣定卽行文各縣照依數目立櫃徵收貯足在庫兌糧之日照依定例每船五百石給隨漕多少或縣官對給運官或刑廳至水次給散或運官領米至郡刑廳領耗無不可者但務要糧長與旗軍不相見則其間爭執之弊自息矣至於派兌則不可使總書有權州縣官先將水次倉廒照依都圖編成字號自

一號起至幾十幾百號止不書糧長名字照常徵收在倉運船將至水次上臺即須鈐印循環號簿一樣二本分送各州縣凡係糧船一到即照到岸日期註明在簿先到者為一號次者二號三號亦編定號數更嚴限日期凡糧船到水次者幾日之內即要兌滿開行州縣官悉依限期急急兌米先自第一號倉起不必盡廒皆兌凡倉中有米百石則先兌三四十石挨次以至第二號第三號週而復始隨兌隨滿隨滿隨開不兌不開者簿上有名上臺按冊而知可以令箭提究如此則在糧長不至有苦樂不均之憂在運船無留難掯勒之患總書不得上下其手州縣不至開兌稽遲且又可省各上臺差承押兌之費至便法也其若兌米時淋尖踢斛此因運丁人多勢雜積漸致然今法各州縣請於憲臺每處須發領兌牌十面或二十面州縣收貯俟臨兌時應幾船兌米州縣官

即發領兌牌幾面交與運官凡應兌者許執此牌然後進倉其無
牌者不得混入混入者以違憲申文定罪自無以前諸弊又通關
一事既非糧長運官當面即不必用通關然糧米交兌之數亦不
可無憑則即於兌糧本日交兌既畢運官即同印官於憲臺所頒
循環簿上註明某日某號兌米幾百石足各書花押各用印記十
日一繳上臺循環往來以便稽核如此則只一循環簿領兌牌上
臺可以安坐堂皇而以前諸弊一槩自絕諸弊絕則蠹惡無可營
生而奸宄息心奸宄息心則良民安業良民安業則浮費省而正
供足正供足則無叅罰而國計日以裕國用日以舒矣隨漕一事
豈非理財第一事治平第一事乎此籌國者不待再計決也謹揭

嚴禁漕弊各欵

于北溟見卷第十一

照得徵兌漕糧弊竇多端雖經本部院屢飭通行嚴禁但恐所屬印運各官狃於故習不思閭閻困苦不念身家爲重仍然陽奉陰違恣肆勒索殘害吾民亦不可定今値開兌伊邇所有漕弊事宜合再摘欵嚴禁一禁旗軍勒索之弊夫漕糧官收官兌原不令軍民會面此定例也自五米十銀之外不許多有加增近聞旗丁驕橫不曰米色不佳則曰私增斛面指勒多端乃於十銀額支之外每石又加銀六分名曰六銀相沿日久遂成錮例其銀以厫書經收入手臨兌轉給而厫書藉此名色又復加歛分肥嗟嗟小民有限脂膏何堪如此剝削深可痛恨示後如有運弁狗縱不法旗丁串同厫書借端勒索或經本部院訪聞或被里民告發官弁飛章指叅丁書立挐杖斃一革差擾之弊各屬徵收漕糧從前俱係差催致小民以有限之金錢塡若輩無窮之谿壑本部院深悉民間

積困不苦於正供而苦於差擾今催納漕糧止許照地丁設立滾單之法屆限不完再發木皂行提使百姓省一分之差費即可早完一分之正供如有違禁差擾定行糾參不貸一禁奸棍包納之弊米色乾圓潔淨最爲第一要務近訪有地方光棍人等住居倉旁借開張米舖爲名攬收里納糧米多勒費用代爲完交累百盈千攙派粞碎糠粃串同厫書倉役人等機乘早晚無人之際一槩混斛厫內致啟旗丁揹勒之端厲國病民深可痛恨示後如有奸棍仍前包納紊亂漕規者司漕各官訪實卽行鎖解轅門以憑立斃杖下一禁舵水擁擠倉場之弊收兌漕糧重地理宜肅淸止許一旗一綱領兌原不容帶領多人致滋鼓噪示後如有運弁不遵示禁仍縱不法旗丁多帶舵水人等蜂擁倉場叅詐兌費淩辱官役者監兌府廳各官立刻揭報以憑嚴拏究處一革倉夫穴竊之

弊倉夫一役不過專司啟閉而設然此輩居住倉側慣借看守為名遂敢作奸偷米是多一鼠竊也及至兌運之後又將竹木潛行折取致累里民備辦今應斥革逐令歸農不許仍住倉側每晚印官親臨封倉另選誠慎人役左右巡緝如有抗違不遵除拏倉夫處死外併將司漕各官從重指叅一草雜派淋尖之弊小民終歲勤勞粒粒辛苦而狠戾者視若泥沙每於兌漕之時借稱驗收樣米名色棍蠹羣踞水次任意勒索甚至開倉神福有費紅單酒席有費糧差總書有費奏銷算帳有費百計取盈不饜不休及至糧米入厫必要踢斛淋尖多索耗米不等鄉民任其蹂躪莫敢誰何示後如踵前弊一經訪聞或被里民告發官即飛章糾叅蠹役立拏杖斃一禁包歇充當之弊漕催五年一輪承管各甲之米其倉中修葺鋪墊皆其事也然而鄉愚不諳書算每每倩僱積年棍蠹

包攬代充，因而串通蠹書，共相侵蝕，以致虧米缺兌，貽累匪輕。今務令正身充當，如有奸棍包充作弊，司漕各官查拏解轅處死。一禁對支卹米之弊。各邑孤貧卹米，此

朝廷優養無告之民。向有勢棍富豪，利其有此卹米，可以兌給漕糧，先將銀米借貸，及至兌漕之時，取盈扣算。在豪富則圖利而不仁，在孤貧則抵償而愈困。更且共相垂涎，支給覬望，不納悞漕，病官莫此為甚。本部院深悉其弊，示後各邑務須漕糧兌足，即將存倉之米照數給領，一槩不許兌支。如有勢棍富豪不遵示禁，仍蹈前轍者，司漕各官訪實，即行鎖解轅門，以憑立斃杖下。慎毋徇隱，并干未便。一禁廒書飯食之弊。各屬徵兌漕糧，毋用書役司理其事，名曰廒書。其中遂有索費之名，則曰飯食。里民計米付銀，勢不可缺。而且侵蝕折乾，往往缺兌悞運，仍派里排賠補，名曰廒欠。錮

弊相沿、牢不可破、如有此等情弊、訪實官參吏處不貸、以上各欵、
皆切漕政錮弊、本部院不靳諄諄誡諭、無非欲爾官弁丁役人等
痛改前非、嘉與維新之意、如果實力奉行、草除積習、自當分別獎
勵、倘仍怙惡不悛、剝削小民者、官即飛章指參、役拏立斃杖下、法
在必行、斷不姑寬、各宜猛省、毋貽後悔、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八目錄

財賦四

邱秀瑞論通泉幣
鞠冠玉定鼓鑄疏
陳子端制錢銷毀滋弊疏
喬敬亭禁私銷議
徐原一用古錢議
王爾緝論鹽法
李其旋復陽郝公巡視兩淮鹽政序
尹元孚清理浮費疏
方靈皐與安徽李方伯
姚弱侯請禁採木擾累疏

切問齋文鈔卷第十八

吳江陸燿朗甫輯

財賦四

通泉幣

邱秀瑞 見卷第九

錢法之所以壅滯而不行者，非患其太簡而失之重，即患其過繁而失之輕也。要在權爲母子之制，而簡以統繁，繁以分簡，俾其輕重之兼行，以相爲流通而已矣。善乎單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此制錢之本意，而行錢之善經也。今天下之錢，大率準於漢之五銖、唐之開元，而無前代甚輕甚重之患矣。然猶慮其勢日趨於輕，而不足以爲重者，以其一

文僅當一釐之用。繁而不簡。分而無統。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竊見自漢武令諸侯王製白鹿皮爲幣。而後人因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所謂交子會子寶鈔之法。皆自一貫至百千貫以代現錢之用。究其爲製。不過取方尺之紙。印文其上。而即可以易數十百錢之物。其費省於錢十倍。而利用無疆。又不啻過之。豈非執簡禦繁。以輕權重之一便法哉。顧楮之爲幣也。用勞而易毀。紙之爲物也。質薄而難全。而其上刊有定式。專視區區之印文以爲照驗。即使製造者極其工緻。而傳染未幾。已歸於斷爛。而不可以復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屢取而更造之。而新陳出入之間。動多詐僞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寶鈔法。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曾未及中葉而已漸輕漸減。其後一貫之鈔。不足以抵一二文一二釐之用。竟以字跡漫滅。濫惡不堪而罷。蓋以累朝數百年之永利而終

莫能守者蔑不由此之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竊謂鈔法之廢也久矣苟欲其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固不必襲楮幣之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銷鑄爲鈔如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曰准五准十之類以至准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內外圓通流行錢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之弊用是雜行於散錢之中有鈔爲母以統錢之繁有錢爲子以分鈔之簡使其虛實相生奇偶相制而輕重錯綜可分可合而卒不可亂既不至若前明寶鈔之製易以斷爛而又可收宋元交子會子之用其亦庶幾古人作輕作重之意而足以救錢法之靡也歟或疑三國時孫權鑄當千錢徒有空名吳人以爲患是不然夫錢而當千則價值太貴而易多其不

行也固宜今立鈔法但自當五當十以至當百而止而與散錢不甚懸絕夫何難行之有昔周景王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至劉備定蜀鑄直百錢猶能以此濟一時之急而湖南馬殷行之有術雖境內鐵錢亦可使也要在得其人以爲之耳而於法何與焉抑嘗考鈔法之起原以爲錢計也自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給劵以輕裝趨四方合劵而取之號曰飛錢宋太祖置便錢務亦許商人投牒輸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已皆有此意至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乃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而一換焉後遂置益州交子務又改爲錢引務而有關會諸名茲其始也執劵以取錢其終也卽以劵而爲錢而沈該又有稱提之說遇交子減價時官中自出百萬緡買之以重其權此皆前人行之而已效者假令鈔法既立兼以次而追復舊制其於

錢法之行也何有

定鼓鑄疏

鞠冠玉 名珣海陽人順治丙戌舉人官御史

臣竊考之史籍三代以前民間交易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不過菽粟布帛而已迨漢以來方始盛用錢夫錢本不可充飢蔽體然權天下之物價借以流通此王者前民利用之大法也近代以來始聞用銀爲其輕便而易行也究之零星分釐秤使瑣屑是用銀終不若用錢之便也而且銀色高低動多奸僞是得銀尤不若得錢之實也況天下銀少而銅多用銀則苦於易竭而鑄錢不難日增所謂化無用成有用天下豈不日富乃今議鼓鑄者以其可以得息則曰宜開以銅斤之難得則曰宜停所以旋舉旋停莫能經久者臣以爲鑄錢之方未爲詳盡行錢之法未能疏通故也年來直

省多告凶荒錢糧多苦逋欠
朝廷日賑日蠲而民間愈窮愈困所以然者民間之所有不過菽粟布帛而公家所徵者則惟銀夫銀之在世止有此數民間日覓銀以輸
國帑或解司農或輸協餉遠而閩廣雲貴歲動數十百萬出而不復入積而不復散而民間乃日搜月括以辦每歲之額賦如此則銀愈少愈少則愈貴銀愈貴則民間之菽粟布帛反愈賤而民將棄田畝而不事而民生遂愈困人心不古奸僞叢生所由來矣若不急講鼓鑄通行之法將何以儲不匱之源臣反覆思維敢抒管見於我
皇上之前夫鑄錢原非僅爲生息計也即以生息論之每錢一千約費銅七斤加以爐座工炭等費不下三錢每錢一千作銀一兩

約畧相當無甚息也特爲世上通盤打算每鑄錢一千其買銅給
鑄之本銀一兩仍在民間又爲世上增錢一千是用一而得二只
此便是加倍之息今定銅價每斤六分三釐以致各關賠買不前
在外則爐座多停其在內銅斤多欠直省既不得通行鼓鑄而公
家反以現在關稅之金掩欠於承買銅斤胥役之手鑄法如此有
損無益而尙言錢息哉臣愚以爲各關收銀買銅何如兼收銅作
稅之爲簡且便計一關額稅若干應買銅斤若干各照分數徵收
如有十分則徵銀七分徵銅三分餘皆稱是大抵收銀則吏胥得
以高下其手及至買銅又故昂其價值且以難辨爲辭官與商並
受其累矣若竟收銅斤價值僅相當而民間零星無用之物皆可
當銀以作稅銅斤多而取利溥莫有善於此者矣再爲之嚴定銷
燬制錢之罪錢爲

國寶豈可輕爲銷燬近見民間有以錢鑄爲器皿者有化錢轉賣各關以充銅斤者以故錢日鑄而日少民間不惟無銀亦且無錢所當嚴定禁令者也至於錢每千定價一兩民間貿易僅值銀七八錢其不肯通行者止有官發於民之日並無民納於官之時所以民視錢日輕而錢日賤得錢不若得銀之爲便雖銀七錢三久有定例然往往陽奉陰違有一文不徵者有將存留俸食等項些徵徵錢者究與不徵同臣以爲各省協餉暨解京師者轉輸維艱仍照舊徵銀外餘俱半銀半錢徵收支放不容毫釐參差違者治之以法大抵專徵銀則銀貴專徵錢則錢貴如此均平則上下流通彼此俱無虧折之虞用銀用錢無往不宜海內可坐致豐亨之象

國家可永無匱乏之憂誠裕國足民之至計也

制錢銷毀滋弊疏

陳子端 見卷第四

竊惟銅鉛之微物製爲錢貨之重寶愚民牟利法久弊滋所貴因時制宜務在便民裕國自古鑄錢時輕時重治平之世未有數十年而不改易者臣奉

命清理錢法期於國寶流通公私交便以副我

皇上簡任至意前請核減耗銅節省工料等項業經奉

旨會議允行臣更有請者今日民間所不便者莫過於錢價甚貴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今則每銀一兩僅得錢八九百文其故由於制錢之少夫國家歲歲制錢宜乎錢日多而賤今乃日少而貴者蓋因姦宄不法毀錢作銅以牟厚利之所致耳夫銷毀制錢著之律令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止者厚利之所在故也今銅價

每斤直銀一錢四五分。計銀一兩。僅買銅七斤有餘。而毀錢一千。得銅八斤十二兩。即以今日極貴之錢。用銀一兩換錢八九百文。毀之爲銅。可得七斤七八兩。尚浮於買銅之所得。何况錢價賤時。用銀一兩。所換之錢可毀銅至十餘斤者乎。銅價旣貴。奸人爭毀制錢。以爲射利之捷徑。鼓鑄之數有限。銷毀之途無窮。錢安得不日少而日貴乎。苟不因時變通。其弊將無所底止矣。若欲除毀錢之弊。求制錢之多。莫若鼓鑄稍輕之錢。察康熙十九年。錢價甚貴。以致民間苦累。

皇上特諭。令一文重一錢。九卿議以爲順治錢重一錢。因順治十年舊錢壅滯。改鑄新錢。重一錢二分五釐。十七年因錢價賤。又改鑄新錢重一錢四分。前有廢輕而改爲重者。未有舍重而從輕者。如錢輕少則有私鑄。以此未經施行。臣竊思國家之法。本以便民。

苟有利於民。即於國無利。猶當行之。况行之利於國。而亦利於民乎。夫向之改輕爲重。爲便民也。今民既不便矣。自應改重爲輕。今若改鑄重一錢之錢。毁錢爲銅。既無厚利。則毁錢之弊。將不禁而自絕矣。錢不毁而日多。則錢價平。而有利於民矣。總計寶泉寶源二局。每年各關動支稅銀二十五萬三千兩。辦解銅三百八十九萬二千三百零七斤十一兩。內除耗銅三十五萬三百零七斤十一兩。淨銅三百五十四萬二千斤。現行例鼓鑄錢四十萬零四千八百串。直銀四十萬零四千八百兩。今若改重一錢。仍每串作銀一兩。計每年多鼓鑄錢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串。直銀一十六萬一千九百二十兩。臣所謂利於民而亦利於國者也。再察前經戸部等衙門議覆錢法侍郎田六善條奏。令天下產銅鉛地方。聽民開採。行令直省督撫於產銅鉛處。令道官總理。府佐官分管。州縣

官專責稅其二分分別紀錄加級至今開採寥寥皆因地方官徵收其稅滋為弊端以至徒為收稅之名而無開採之實此後應一切停罷聽民自便或有開採則銅日多而錢價亦因可以得平也

禁私銷議

喬敬亭 名光烈號潤齋上海人乾隆丁巳進士湖南巡撫有最樂堂集

竊惟錢文為民生利用之資我
國家軫恤民隱自京師以及外省各設爐座廣為鼓鑄宜錢文日裕民用益饒乃近年以來錢未見足價值不平蓋奸黠之徒罔利私銷致妨民用亟宜立法嚴詰以杜其弊然禁私銷之法更難於私鑄私鑄者雖藏匿僻地必須設以爐座加以匠工為時既久尚易敗露惟私銷者可以鎔化無迹隨時隨地最易藏奸是以法禁雖嚴終於百無一獲也夫欲絕其弊必先清其源防其弊於已然

不如杜其弊於未然小民趨利若鶩大抵錢質重則盜銷者多錢質輕則盜鑄者寡此自然之理也考古大府圜法以銅爲錢或爲半兩或爲榆筴或爲八銖四銖或爲赤仄鵞眼或爲綖環荇葉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以後唯唐之開元通寶綱目載稱每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積一千重六斤四兩較之五銖輕重大小最爲折衷有明邱文莊公曰錢質如開元至今存焉其說蓋有本也我

朝定制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一錢二分五釐不等唯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錢法侍郎佛倫等奏將錢一文改鑄一錢至康熙四十一年復改鑄每錢一文重一錢四分今現行錢文如順治康熙青錢質重者每百中僅見一二文康熙錢重一錢者每百中常居十之三四歷考成書徵諸時事唯錢質止重一錢者可以行之久遠

而無弊耳今應請倣照康熙二十三年之例將現在鼓鑄錢文每錢一文　題請改鑄一錢每錢千文共重六斤四兩較現行制錢每千重七斤八兩計減用銅鉛一斤四兩遴匠精造務使輪廓周正字跡顯朗既於國體毫無關礙而盜銷者照現行制錢價每銀一兩二錢五分易錢一千文止得黃銅六斤四兩即改造器皿所得價值不過在一兩以內奸徒無利可圖銷毀之弊似可不禁而自除矣又定例鼓鑄錢文銅鉛各半每銅鉛百斤加入點銅三斤其質柔脆不能打造響銅器皿立法已屬周詳但不能爲打銅向可爲鑄銅如銅鏡樂器以及箱櫃事件等碎小器皿均可私銷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以手工往往不計分兩取值每易子倍於母是以銅少之區雖錢質甚輕而仍不免有私銷之弊夫銅鏡等物爲民間日用所必需若因私銷而復嚴禁銅之例又屬繁重難行唯

一州一縣之中。銅匠不過數戶。向易稽考。應飭地方官稽考銅匠。共有爐座若干。每月收買銅斤。係何來歷。務須確有根據。并令鄰甲人等具結保任。仍不得縱役需索。如此立禁嚴密。民知畏懼。似亦杜絕私銷之一法也。

用古錢議

徐原一　見卷第二

康熙廿五年。福建督撫題請飭行錢政。以所轄州縣多用古錢。應否禁遏。或聽從民便。戶部議一概古錢悉行銷毀。違者以悖旨論。

上疑之。以問內閣諸臣。臣乾學以爲自古皆古今錢相兼行使。以從民便。若設厲禁。恐滋煩擾。因畧考前代已行之事。進呈

御覽。惟

皇上裁擇。臣案梁書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書明帝泰

始二年斷新錢專用古錢魏書孝明帝熙平初任城王澄上言竊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於荆郢之邦者則礙於兗豫之域致使貧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臣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金史世宗大定十九年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用之明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成化元年七月丙辰詔通錢法商稅課程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一貫折錢四文無拘新舊年代遠近悉驗收以便民用世宗實錄嘉靖十五年九月甲子巡視五城御史閻鄰等言國朝所用錢幣有二曰制錢祖

宗列聖及皇上所鑄，如洪武、永樂、嘉靖等通寶是也；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太平、淳化、祥符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崇正元年六月丙辰，上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內有銷古錢不用語。閣臣劉鴻訓奏：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皆用古錢，若驟廢，於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上曰：卿言是也。以臣所聞，歷歷如是。大畧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金志謂之自古流行之寶。自漢五銖以來，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王莽一行之，而隋時盡銷古錢，亦一大變也。明天啟以來，廣鑄錢局，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盡括古錢以充廢銅，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又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鵞眼、綖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尚存，旬日之間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卽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徧，欲一市價而裕民財，爲稍難矣。故自古自秦、隋而外，雖易姓革

命。而古錢仍舊流通。錢亦不壅。况於閩處嶺外。負外鄰海。非同內地。聽從民便。兼用古錢。似屬至便。臣昧死謹議。

廣鹽屯

邱秀瑞

窮民之所以販鹽而冒死不顧者。非徒以供滋味之需而已。彼實以家無宿儲。專恃營運。荷擔而往。易米而歸。而一家之婦子所資以爲命者也。蓋自三代而後。田不可以復井。民之有田者什之一。而無田者什之九。彼有田者猶往往困於誅求。其無田者不取給於百貨。勢且無以爲生。而百貨之所出。又實操其權於富商巨賈之手。而非販夫販婦所得而與者。獨鹽之爲產。乃天地自然之利。窮民能肩荷背負者。猶可藉之以少延殘喘。而卒不免於犯上之厲禁。由是無所得食之民。非轉死於溝壑。亦終去而爲盜焉已矣。

頋今天下國用浩繁

九重宵旰雖四方日開捐例猶且不給而必欲如西漢文學北魏甄琛之論盡弛海內之鹽禁而歸之百姓以言乎仁民則得矣其如經費之無措何且鹽禁一弛而國餉告乏非苛派於田糧之中即橫取於榷稅之外而鹽利之悉歸於富人者又終與官司禁障之害無以異故其持論雖若近正而當時朝議已皆以此爲慮即後之君子亦終不敢信其言爲確然此所謂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者也然則居今之世而欲其恤民之仁經國之義並行而不悖其將何道之從而後可耶曰是莫若先舉現在之鹽田遠近地强壯之兵與民間之膂力絶人者而倣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之制各授以百畝而使之更番屯戍其中以抵軍餉其自遼左山東以迄淮浙閩粵沿海數千里之地率多限於私煑之禁而不得盡闢

者計亦不下數百萬畝則當用元虞集墾荒之策募民以千夫百夫開治即授之軍職而裁入其稅仍禁屯兵及將領等不得擅離鹽屯遠售專利止聽四方商民轉販流通而不復限以行鹽地界如是則私鹽之禁可罷官既增利而於窮民亦甚便矣今夫田畝之稅米粟之徵自古及今皆遵大禹遺法則三壤以成賦雖以商鞅開阡陌楊炎變兩稅亦必隨田之在民與民之有田者而取之未聞不聽民分地輸租於官而反欲所在設官給本督耕自爲收糴者也何獨至於鹽田而乃有大不然者愚請得權其利弊而較論之

國家歲解田稅以充軍餉而於兩淮兩浙等鹽場地廣人稠又不免集兵團練以備不虞今既立鹽屯而正稅可省鹽兵可撤不用海防而黃巢王仙芝之亂不作利弊一也竈丁淋煮自宋元以來

照引酌給工本而錢入貧手不免妄用及督以鹽課每至積負甚或逃亡無辦若立鹽屯除額免科軍自為利誰肯聽其荒廢而工本之費又可盡除利弊二也行鹽必須分地近地價常賤遠地價常貴地廣則撥引不足而亦貴地狹則銷引有限而亦賤而官商逞其貪心復賄道府以制其低昂使之有貴而無賤則青苗抑配之弊必生而公私爭界越境興販之害猶不與焉惟其鹽屯所產許商轉販有無相易遠近廣狹無不流通而後其價可平利弊三也自立鹽禁而亡命棍徒資身無策借名查鹽投充官商輔以巡攔牙儈捕私販搜私煎因而窟穴其中藉威生事嚇詐財物陷害善良所至騷然人不堪命甚至權奸下走交通販鬻亦皆怒馬鮮服抗禮公庭綱紀凌遲至此已極而鹽屯豈有是哉利弊四也朝廷遣官行鹽有巡鹽御史有鹽運司有鹽法道有管鹽同知通判

知事經歷主簿等官而其下人役更難悉數無不月費俸廩科索船夫又聞其海濱頗多餘蕩及村落土鹽皆可供煎而畏官吏私墾之禁莫敢開耕以致人有遺力地有遺利計其所得不償所失。誠使以鹽利散之屯軍復除私墾之令則冗官冗役冗費十去八九而朝廷可以坐收軍實無窮之利利弊五也由此論之廣鹽屯與立鹽場孰盈孰虛孰便孰不便其大畧亦可覩矣舍是不圖而欲擅煑海之富必曰不禁私鹽不可。吾恐窮民易米而炊并日而食少奪其數文之錢已扼其八口之吭而較其國用之利弊卒又相去倍蓰而徒為九重斂怨也悲夫

論鹽法

王爾緝見卷第十三

佐國之用無如鹽然南方燕齊之鹽其利弊不能悉知大約南方

凡出鹽之處務令不病於竈戶以裕鹽之所由生而務致嚴於察
商之引以豐國課然而察商之引欲令盡清正在不病竈戶也故
竈戶之貧困宜培植接濟之其鹽之滯也宜節宣疏通之卽竈戶
不至窘於無聊而盜賣之弊易革私販之奸可禁茲如以常平之
法通竈戶之窮卽姦商用賤價買私鹽無厚利兼法明令肅私商
盜販之弊當卽可以法制令除且卽國課不惟常裕而更當出於
常額之外矣至如河東則鹽生有處守望有官有兵宜乎弊少矣
然而盜賣私販之弊種種不一而其大弊則又在富商各占美方
食鹽十分而官吏扶同只輸五分之引耳卽如鄠之一邑本引一
千七百餘道而無引餘鹽竟至四千餘石視引額不啻倍之卽此
以例各邑其無引餘鹽皆可想而知也又鹽有大小池上中下之
分又有澤州小鹽三車只抵一車之價而以稽察之疎往往加雜

市易是尤其弊之深爲民害者而至害民之甚則無如升斗日削錢價由商勒抑令低而鹽錢不按新市行而仍襲舊行也善後之計嚴核無引之鹽厲禁小池澤州之鹽又爲常平之法增一分價以借貧困之商而民間買鹽只按原議價銀准以時下錢行庶幾不至虧商而亦不至虧民公私兩利而積弊可除爾

復陽郝公巡視兩淮鹽政序

李其旋名呈祥又字吉津霑化人官少詹事有東村集

宋臣之籌國者曰東南民力竭矣又曰朝廷榷利至矣其經畧西夏者則曰首詔中外勿輒言邊事唐臣之請討淮蔡者則曰朝天歸闕必以滅賊爲期之數公者初不相謀也然而非寬民力則何以儲軍實非省議論則何以責成功非勵臣貞則何以壯主威故之數公者皆後世人臣之師也復陽先生學道砥節明體致用自

還臺班所陳皆天下大計固非草野之所得聞茲奉
新命督理兩淮鹺政吾見其炎歊之毒而濯以清泠之淵也糺紛之積而秩以條理之紀也盤根錯節而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雖然得無有瞿瞿而深念者乎吉安底定何以恤復業之民長沙駐師何以來歸誠之衆此皆淮鹽行地也軍前之需急本色乎急折色乎官運折色而費何如商自輸本色而省乎官以商之折色召買本色而又費何如商以商之折色自輸本色而又省乎征勦之時既資餉騰即恢復之後尤煩賑給將使民屯之則牛種無資矣何如使商之為民屯乎將使軍屯之則荷戈無暇矣何如使商之為軍屯乎官省費而官不有餘財乎商省費而商不有餘力乎為民屯而民不有餘食乎為軍屯而軍不有餘餉乎此其法又寧獨宜於淮鹽行地也蓋以鹽課銀所獲不過此數使以鹽權時低昂

與百貨相流通不有倉庾充而遂罷陝運者乎不有分毫不加賦而足供軍興者乎秖是官山煑海耳以一隅之齊能用之以匡天下豈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用之以靖一隅然而鹽使者之職歲周而畢事矣將欲爲遠圖不恐誤迫期乎將欲廣生息之原不恐缺報部之額乎雖然受一事而辦一事者人臣之職也所辦一事而所周慮不止一事者藎臣之志也故不竭澤而漁者所以爲足國之長計也而不必其權宜之術也不築舍而謀者所以爲克敵之勝算也而不必其商度之繁也不畏難而前却者所以爲討賊之大義也而不必其師長子之任也復陽之究心於古人者至精思而詳酌之豈遂以辦一事爲稱厥職乎田間老友竊附贈言之義於其行也敢以古之藎臣爲規

清理浮費疏

尹元孚見卷第十六

竊照商力之舒困視乎費用之多寡鹽價之貴賤視乎成本之重輕商人多一分之浮費即多一分之成本非惟病商亦且病民我皇上惠愛商民體恤備至臣職司鹽務敢不敬體宸衷悉心經理查江廣口岸有匣費一項在於揚商鹽價內扣留以爲致送該省文武各衙門規禮養廉等項以及一切雜費先經前鹽臣伊拉齊查明分別應裁應存造册咨送前督臣高其倬覆核恭呈

世宗憲皇帝御覽經部議覆自雍正九年庚戌綱起應照所議留爲巡查等費如有地方官借端需索及口岸各商敢於逢迎分送該督撫立即題參與受一并治罪至口岸各商虛冒開銷許本商赴鹽政衙門呈告即行提審究追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湖廣匣費每綱原核存銀十二萬兩江西每綱原核存銀三萬九千四百兩今江廣匣費每引扣至五錢有餘按引計費湖廣每綱不下四十餘萬兩江西每綱不下十餘萬兩核之原定數目多至數倍費重價昂商民並受其累不可不急爲清理茲據揚商公稟此項匣費從前已奉核定而司匣各商歷年總不清算商等鞭長莫及請將收支各賬開報核算第恐原定之外尚有支用應酬之處今寬裕扣留酌議每引扣費三錢湖廣運銷八十萬引計共扣銀二十四萬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十二萬兩江西約運銷二十五萬引計共扣銀七萬五千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三萬五千六百兩等情除檄湖廣江西驛鹽道就近督催司匣辦事各商將收支賬目據實開報與揚商核算外臣思江廣匣費既經酌核議定即或原數之外尚有不可少之費用與不

得已之應酬亦何至多至數倍有餘總緣匣費出自揚商與匣商
疴癢無關而又不撥綱造册由運司驛鹽道核明轉送鹽臣衙門
察銷出入未有確數與受無從查核則其任情濫用藉端冒銷之
弊在所不免必須立法稽查使商無浮費事無掣肘方爲妥協但
江廣相隔遙遠非同揚州近在咫尺易於稽察今臣再四籌酌現
在設立循環印簿給發江廣匣商即從乾隆元年丙辰綱爲始照
依揚商所議按三錢一引扣收將所收銀兩與動支欵項逐日逐
條據實開載印簿內循去環來送臣衙門查核至一綱完竣通盤
核算如有盈餘留爲下綱之用若地方官有額外苛索臣即移咨
督撫查實題參若司匣商人有侵冒等弊臣即嚴提究追俟兩綱
後核其實在應用數目每引應扣費若干再爲酌中永杜浮濫至
匣費欵項數目從前奉部核定之後即經造册咨送江廣總督并

發驛鹽道備照在案。今立法清查，應令匣商將支用數目按季造册，并送該管驛鹽道核明，轉送督撫，就近查察，更爲有益。

與安徽李方伯

方靈皐 見卷第五

得來教，忻悰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倘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令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斤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嘗義者罹過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於無形者，則寢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爲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從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祲，衺惡民千百爲羣，決

隄防毀壙墓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於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切奪乎用此三十年中皐陸陂池少遠於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踴三倍使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而亂心生於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爲亂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於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爲賊謀主江置汛地以防大盜而爲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察訟而鬭辯繁蠹蔽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於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於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

皆可爲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請禁採木擾累疏

姚弱侯見卷第十五

臣聞安民之道在於省事而已然有必不可省之事則當就此一事之中思其借事生端苦累小民者而預禁之則事行而民不擾事畢而民不困臣見近日工部題疏內照會典開載於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四省并新增江南一省共五省地方查採大楠木以備大工之用此所謂必不可省之事也但臣向在田間風聞各省造船採木一事除有司之賢者自然奉行無弊其不肖官役有借事嚇詐之弊一有假公行私之弊一敬因採木而詳陳之一曰民間宅內之木原自不多有不肖官役指稱封取小民若採此木必須

毀牆拆屋方可搬運其費甚多勢必用錢賄買求免所謂借事嚇詐此其一也一曰民間墳墓之木在地理風水之說以護墳之木爲最重一有砍伐則震驚墳墓子孫受殃有等不肖官役訪知地方有富民墳墓在於某處便出票行查有無木植若用錢則免不用錢則封記砍伐小民因墳墓所關只得費錢求免所謂借事嚇詐此又其一也一曰不中式之木蓋部中採木原有定式木有一定名色又徑幾尺長幾丈尺方爲合式有不肖官役除將中式木植應行採運外又將不中式之木借名多採喚集民夫或自山中運至城邊或自鄉村運至水次或打造器具留入官衙或打造船隻以獻上司所謂假公行私此其一也臣閱工部疏內云需用大楠木則不採別樣木植明矣又云該督撫查見有採就木植或山中出產木植則不採墳間宅內之木又明矣又云查長徑尺寸根

數需用錢糧確估報部則長徑尺寸不中式之木不行採取又明矣但部中咨文與督撫牌票不過行於州縣而止民間耳不得聞目不得見何由知某項木爲應採某項木爲不應採乎以致不肖官役及上司差官奸商土棍借名生事小民苦累無窮臣請

勅下各該督撫於所屬地方一面嚴飭一面體訪倘有因採木而生事擾民如前所言等弊者特行題參仍給發告示遵照部文備載民間宅內之木不採墳間之木不採不係楠木及長徑不合式者不採並嚴飭州縣官照樣刊刻務使城市鄉村遍行張掛曉諭不許藏匿如此則民間曉然知某項木爲應採者應公家之用某項木爲不應採者不至受官役之欺雖有不肖官役欲借端嚇詐假公行私既畏上司之察訪又慮民間之告發其勢不可行其弊亦自止矣